



繪圖宣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5
3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官講集要

卷上三 孝子挽母

宣講集要卷上三

目錄

- | | | |
|------|------|------|
| 孝子挽母 | 嫁妻養母 | 送米化親 |
| 朱衣救火 | 痛父尋屍 | 孝避火災 |
| 苦子行孝 | 子誠尋父 | 壽昌尋母 |
| 孝虎祠 | 勸孝戒淫 | 和丸報母 |
| 孝逆現報 | 脚刀救母 | 片念格天 |
| 雷打周二 | 風亭趕子 | |

宣講集要卷上三

孝子挽母

昔年定州河東上村一人姓魏娶妻李氏生一子統八歲魏環
 遂死家甚貧李氏偕子居娘家魏國棟年幼能孝十二歲傭工
 於邑中每年得工錢八百文悉以奉母李氏之母恐女貧不能
 守迫使嫁李氏極孝勉從之堂弟為媒嫁王某取財禮錢二千
 布一對國棟聞之急忙回家泣勸其母

走上前見母親雙膝跪稟

兒呀你走累倒了快快起來

請問娘這一向安不安心

兒在外去幫人未把孝盡

家屋貧寒也是說不來了

望母親耐煩些切莫記心

兒昨夜聞人言睡不安枕

一夜間到天亮那得安寢

兒呀聽倒甚麼話就睡都睡不得呢

他說道兒的媽要嫁王姓

但不知這句話真也不真

這是爲娘左思右想不過與兒騰寬一步你也不要著急娘親
呀聽娘言兒這陣珠淚滾滾

不幸得我爹爹早已喪命

拋別了兒的娘獨守冷寢

又無穿又無喫貧寒得很

母子們在外婆家中安身

受千辛並萬苦母不怨恨

纔將兒盤養到十有三春

勉強的幫得人把錢來掙

只說是慢慢的家業可新

母忽然要下堂嫁與別姓

兒難知這樁事爲著何因

莫不是早晚間無人定省

從今後兒每夜轉回家門

兒呀不是這樣你幫倒人家也不望你夜夜回來嗎

莫不是兒幫人未曾發憤

母聽得說閒話憂氣傷心

莫不是工錢少娘常憂悶

長大了自必然多賺幾文

莫不是兒愚蠢未把事醒

後謹遵母教訓任其責尋

兒呀你不要猜疑爲娘沒有爲甚麼事

這一切都不是兒難猜忖

實莫解我母親其中隱情

想爹爹臨終時傷心得很

拉着母吩咐話珠淚淋淋

教母親苦守節志向立定
兒年幼還須要教訓正門
答應了這句話眼方閉緊
細想爺那情景實是傷心
常言道守節人神鬼欽敬
娘雖然受些苦萬古傳聞
父親死母親在是兒之幸
又無爺又無娘靠著何人
縱不看兒子面看父情分
爺在那陰靈中必然歡欣
倘若是娘今日定要出門
兒的父在陰靈怒氣生嗔
又況是嫁二夫違了古訓
娘死後有何回去見父親
總祈母務把這節操守定
兒纔好報我母養育大恩
母聽兒言忍不住珠淚滾滾
這一陣爲娘的心腹難伸
你父死我志向早已立定
守節操撫孤兒方纔算人

今日裏爲娘的一言難盡
如啞子吃黃連自苦在心
這樣說來莫非有人逼嫁
母親與兒說明兒定不依他的兒呀
娘不過言其極苦的話何必亂疑哩

娘在家要穿喫錢難積掙
到不如解了嫁兒好積銀
母親呀天地間有兒子賣身
那有母與兒騰寬的道
理如此說來罪該萬死了

兒不必阻娘言側耳靜聽
有幾句切實話緊記在心
兒幫人做活路總要發憤
那主東自必然把你看真
切莫要將銀錢視若糞土
或好穿或好喫用盡不存
凡待人須謙恭休使拘性
自古道能和氣可值千金

更不可去嫖賭自害身命 見婦女當存著姊妹之心
積有錢娶妻室是見正分 繼續我魏門中香煙後根
存好心行好事持身謹慎 天必然佑後世富貴榮身
再教兒兩件事最是要緊 父雖死你孝心亦當常存
或陰壽與忌辰須存孝敬 設祭禮化紙錢至敬誠心
娘雖嫁你還要常來看問 切莫要挾私見不上我門
當念娘懷抱你劬勞受盡 當念娘撫養你萬苦千辛
滿腹中苦情話難以說盡 總望你一一的謹記在心
魏國棟正在苦勸母親王姓打轎子來接李氏一夫墳卽在宅
近李氏遂往丈夫墳前拜別魏童子隨著他母到父墳前又哭

一番

哭一聲見的娘爲甚麼去心已定 必要下堂拋別你的兒
郎 大不大不小真真淒楚實實慘傷 只說父死兒無
依兒身可靠着娘 娘誰知你忽要再嫁不顧兒郎 想先
年貧苦無常 牙娘苦苦把兒養也曾寂寂守空房 到於今是
誰無良 掙奪我母的志向勸變我母的心腸 爹爹呀你
睡在墳堂 也還知不知道也還悲不悲傷 惟願靈魂不昧
大顯神光 前來開導見的娘前來阻住見的娘 母親娘
呀丟兒年紀輕就各奔他鄉 衣破誰跟兒補綴裳垢誰跟
兒洗漿 況且爹和媽夫妻情長 陰陽雖相隔恩愛豈可

忘 母親娘呀兒這裡哭斷肝腸 你怎麼還要往前行
愛豹我哭不轉的娘 你今嫁了叫兒怎樣下場
魏國棟正在他父墳前扯住母親傷心痛哭那媒人將童拉住
催李氏去河邊上轎國棟不顧性命奔脫趕至河邊手牽母衣
更加號泣

這一陣不由我忙忙迨迨悲悲哀哀 留不住見的娘好不
傷哉 皆由於兒痴呆不能安母心不能遂母懷 我的娘
要出嫁不能把兒撫成材 嚶啞老天爺爲甚生我這樣命
薄使我這樣時乖 無爺無娘不得下台 母親呀全不憐
兒悲哀 淒淒切切苦留都不轉來 兒實莫奈何做個不

孝孩 挽母跳入江心同赴黃沙與母同埋方遂我的心懷
爹爹呀快來接我母子同到幽冥界同上望鄉台 最可惡
那奸人把我拉開 不能挽母跳下江心涯 母親娘呀兒
被人阻攔不得近前來 請媽少站一刻看兒死在塵埃
也免得兒時刻欠着娘娘常挂着兒孩 呢呀無常鬼快將
我命追 要去陰司把父會見了閻君哭訴金階 你勸嫁
我母的奸媒一旦施下報應要你運蹇時衰災害並至耗錢
財 母親娘呀你竟自上轎去了連頭都不回你竟自上轎
去了連頭都不抬

魏國棟被人拉住不能動作見母上轎去了只哭得聲啞氣絕

眼淚血流氣死在地觀者無不傷心時有李先生含章見而心
側速辦姜湯灌醒與國棟說我與汝錢二千布一對急忙趕去
將你母贖轉國棟匍匐前去還慮追之不及忽狂風大起行者
不能舉步惟魏國棟如常李氏轎子爲風所阻國棟趕至謂王
某曰轎內我母我還你布與錢李氏因爲母所逼終戀子亦要
歸王某見風奇異想是魏國棟孝心格天若強行此事定有大
禍乃退李氏將錢布領回魏國棟自是孝心純篤後成巨富子
孫繁衍李先生之後科第不絕爲母者落魄終身善惡之報昭
然不爽

嫁妻養母

道光年川東重慶府合州萬善場一士人名楊國正父親早喪
母胡氏二十六歲居孀家屋貧寒撫養國正歷盡辛苦娘家發
財常去借貸舅爺多不應允意欲望他改嫁以圖終身胡氏矢
心無二及國正十餘歲胡氏盤殮甚難是年臘月將近過年無
錢買米只得又到娘家去借誰知難中無人救窮極又添愁舅
爺見了言道勸你改嫁全然不信外甥又小家屋又窮還守得
出甚麼味來只圖回回來要那有許多各自回去與你看個人
戶胡氏一路哭回家中想道我二十六歲守到於今還去改姓
從前苦志豈不盡喪若不出嫁舅爺時常苦勸全不提攜母子
如何下台事在兩難連日臥牀不起國正見母親如此必有緣

故因問道母親連日不起所為何事胡氏說無有甚事國正見母不言再三請問胡氏只得歎口氣叫道兒呀只想母子終身不離誰知今後相見之日短離別之期長了

未曾開言淚先下 我兒一旁聽根芽 非是為娘不言話

滿腹心事亂如麻 如今對你說了罷 該是兒的命有差

自到楊家憂心大 年輕你父喪黃沙 二十六歲娘守寡

撫養我兒受波雜 家業貧窮賤拖下 無有田土與坐塌

自盤穿吃無稍暇 日夜織布紡棉花 有錢買米把鍋下

無錢餓得眼睛花 為娘養你操心大 無人提攜望娘家

誰知舅爺家屋大 有錢不借怎奈他 總要為娘去改嫁

故使舉盆把我押 昨日借錢到家下 說的話兒大有差

許我後來要告化 逼娘出嫁訪人家 今被舅爺把娘罵

不得不已順從他兒倘若為娘出了嫁 你要立志來興家

早晚切莫把娘望 銀錢要緊莫亂花 你的親事幼年定

年方二十接了他 早生貴子成名罷 願你夫婦同白髮

國正聽娘出嫁哭啼言道兒受母親莫大恩德就是奉養終身

都難報答何況兒未成人一旦母子分離不孝之名如何得了

望母親憐惜胡氏道如今日食難度舅爺又不顧愛如何是好

國正道兒願幫人供養正說之間舅爺送些米與酒菜又來勸

妹出嫁國正那里肯允舅爺見國正不允因說道既留你母不

要在我家來借說罷，忿恨而去。及二年，國正幫鄧文正先生書房當火手，先生見其聰敏，勤於教訓，數年文思大進。時國正自幼定婚金氏，眾窗友出錢代為完配，不料接親後家增一口之糧，兼之水旱連年，米價又貴，難以敷吃，只得往舅爺家救個周濟。舅爺一見，想必是來借吃，待我來激他幾句，因問道：你來則甚，來與舅爺借點吃費，從前勸你母親改嫁，無非憐惜你母子，後來不能下台，你偏要留住，我怕你掙了幾千幾萬，誰知還要來借，你就幫長年也可養家，要去讀過甚，書真窮不醒讀，無非望成名後來教書也可與家，書你都想入學，怕沒得許多頂子入學也不作難，你入了學，我三個舅爺一個賀你五十兩銀子，各自回去沒

得借的國正只得出門想起情節不覺淚下

行之在路途中自嗟自嘆

看起來人在世好不作難

富與貴貧與賤不可計算

未像我楊國正這樣顛連

莫不是我今生福薄命淺

莫不是我前世未結善緣

為甚麼不順意多受磨難

到此時還遭窮困苦不堪

好親戚不提攜反來作賤

可憐我一家人衣食不全

這都是命生成又把誰怨

心兒裏想起了古聖先賢

姜子牙釣渭水時運未轉

到後來夢飛熊文王訪賢

百里奚為媵臣去國遭難

到後來遇穆公名震中原

蘇季子不得時父母抱怨

苦讀書為丞相六國均安

漢班超不遇主小人作賤 投了筆曾封侯至今流傳
這古人他也曾受過磨難 未必我楊國正苦不能甜
罷罷罷我這裡各自打算 想一個好主意事奉高年
國正嗟嘆一番想到人生在世父母不能保全何足爲人我想
當日趙五娘事奉婆婆尙且賣髮養親我男兒漢大丈夫就不
如那婦人了又想安安看母十歲尙知送米我堂堂書生又在
成人之班就不如那孺子了也要立過志向纔是於今做個甚
麼生理未必去做生意想於今生意偷薄非壞良心不得賺錢
不義之財拏來養母還是不孝未必去幫長年想於今現在讀
書十指未能沾泥怎麼受得那些苦况幫人掙錢不多拏來養

母還是不足這又如何是好阿有了想我金氏妻尙在年輕將
他嫁幾串錢一則母親有吃二則我還可以讀書豈不兩得其
便呢呀使不得想我妻子母親自幼聘定原爲承宗接嗣一旦
出嫁豈不斷了後代這就難了也罷想當日曹安殺子養親他
連兒都捨得未必我一妻子不能捨主意已定暗請人作合時
有人出錢二十串約定日期接人又恐母親阻住送至朋友家
站扎幾日看看日期將至國正不便與妻言明日夜弔淚金氏
問道夫君爲何弔淚國正說我有句話不便出口金氏道我合
你夫妻但言無妨國正乘他動問只得言道賢妻坐下聽我道
來

賢妻寬懷且坐住 爲夫言語聽心腹 事到於今難相顧
不得不已來說出 自幼家貧無田土 一生衣食常不足
母親受盡千般苦 每每餓得眼睛綠 爲夫幫人去養母
近年飢饉不能足 昨向舅爺借錢數 望他是我救命佛
誰知不肯猶可恕 反將賤言來表出 諒我無有下台路
讀書不能把學入 左思右想無其路 主意要在妻身出
望你改嫁養老母 非是爲夫心太毒 賢妻要依這條路
不然萬難將恩補

金氏乃是賢德之婦聽此言好似箭穿心中當時回言答道夫君說在那裡去了

聽此言來淚不住 夫君說話太糊塗 夫妻本是前生註
同偕到老理不殊 三從四德妻知故 也曾看過烈女書
縱然討口都一路 那有失身嫁二夫 自到你家甘勤苦
從未嫌貧愛富足 日夜績紡持家務 恭敬婆婆與丈夫
夫君盡孝是好處 那有妻子來嫁出 無後爲大不孝註
難道夫君不知乎 買臣讀書受困苦 他妻嫌貧把姓出
後來得了高官位 馬前難把覆水復 要我改嫁出門戶
縱死黃泉不依服

金氏這番言語說得丈夫雙眼流淚國正事出兩難只得回言答道

這番言語真傷楚 句句說來道理敷 怎奈我在緊逼處
餓死老母天誅戮 日讀聖賢爲何故 忍將孝心赴江湖
不如我把親恩數 誰人不受娘養育 叫聲賢妻淚收住
聽夫一一表當初 爲夫身纔一尺五 父親亡故受孤獨
丟下母親把我撫 受盡磋磨難表出 因此舅爺憐憫苦
要母出嫁方安服 是我苦苦來留住 纔幫學堂把書讀
工錢不用拏養母 母子漸漸把日敷 後接你來用不足
水旱連年受逼屈 你今不嫁把節顧 養育恩德難報復
慈烏尙能知反哺 羔羊吃乳猶跪足 父母養兒更見苦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國正此番言語說得妻子無言可答但見金氏背地哭泣言道
夫君哭得淚如雨 口問心來自籌躇 倘若不依這條路
夫君孝心一旦無 人生養兒無別故 好似防飢來積穀
古人賣身曾救母 難道我今全不如 縱然改嫁原有故
爲的婆婆供養無 轉面我把話來訴 夫君不必氣長呼
妻今順從把親顧 甘願出姓順丈夫 該是夫妻少修路
年輕分離痛心腹 事奉母親要勤苦 早晚切莫牽望奴
下學攻書莫荒蕪 日夜辛勤做工夫 自古皇天不昧苦
一舉成名天下呼 那時婆婆有靠處 一生安樂享萬福
不枉改嫁來養母 死在九泉心也服

國正見金氏依允心方放下至期夫妻分別之情自不必言且說金氏想道好女不嫁二夫不免假得一病也免交拜至家見新人帶病就未交拜是夜將改嫁之故對討親的父母言明母見不忍收爲義女又說國正隔了幾日仍到書房攻書及二十二年六月內學院考重慶上府應試號發一名院費一文俱無學院叫去問其來歷國正將嫁妻養母細說一遍學院嘉其孝賞銀二十兩又諭先生老師莫要謝敬學老師亦賞銀五兩回家辦酒時萬善場各會館多出銀錢相賀親朋隣近與夫不相知的都送厚禮又說前日討親之人見國正身榮欲送金氏回家不料金氏前三日夜夢神靈言道爾孝心感動 上帝異

日仙緣有分不可再思紅塵因不敢爲復作令陳氏女爲國正妻又具錢二十串來賀三個舅爺從前諒國正難以上進至今各送錢五十串國正因此名利兩全嗟乎嫁妻養母千古罕有神聖佑以成名親友賀厚禮而成富天之報孝何其速而大哉

送米化親

明朝正德年常熟縣離城十里一人名歸懷德自幼家貧以木工爲業幼娶妻生一子名汝威方四歲母病而亡繼娶母名太倉娘撫養汝威猶如親生後生子名汝靈自有汝靈後就分了個親疎汝威由此失養漸漸嫌賤起來常在丈夫前刁弄是非丈夫打汝威時假意尋個棍子言道手打恐傷骨何不掣棍子

打可憐汝威常遭冤枉，又說懷德家貧，太倉娘想道：「每日飯食又少，多了這個雜種，我的兒乾飯少食，若不除了禍害，母子難以過日。」於是每到吃飯時，對丈夫言道：「你汝威小時到好，於今大了，有個皮氣，你在家中，到還聽教，你若出外，只有他很叫，他做一樣都不動，一天光吃兩頓飯，若是說他，就亂罵人，可憐我的娘老子，就是他的下飯菜。」怕他把我當娘，太倉娘雖說得活像，到底丈夫未親見，也不過罵幾句，打兩下罷了。太倉娘見丈夫如此，一日乘汝威撿柴去了，把鍋打爛，又將米傾在滿地。不一時，丈夫回家，問道：「緣何不煮飯？」太倉娘假意弔淚說道：「鍋都被汝威打爛了，拏甚麼煮？」丈夫道：「爲甚事？」太倉娘說：「我叫他

煮飯，他說稀飯吃傷了，要煮乾飯。我說可憐你爺在外，我錢來養你，有稀飯都罷了，還要吃乾飯。他那裡肯信，我怕把米煮多，就去搶他，見我去，將米散在滿地，使氣把鍋打爛。我往回說他，你要護短，於今信不信？丈夫聽得此言，怒從心起，忙叫回來，一陣腳尖罵道：「你這奴才，把老子憂壞了。」

罵聲奴才真大胆，做的事兒太欺天。一十二歲尙未滿，骨頭未硬要橫磚。如今就把性情變，後來怎肯聽父言。
父親呀兒在外撿柴，不知爲甚事打兒。奴才還要逞舌辯，假意不知心太奸。
爲父手藝在外面，朝日辛苦難盡言。一天做錢不多點，買米回家把兒盤。誰知奴才見識淺，全然不知錢艱難。

不吃滯飯要乾飯 不管二頓餐不餐 說你就把鍋打爛

徧地是米真可憐 父親呀兒喫了飯是出去並未回家這就錯怪了

奴才不認又強辨 氣得為父喊皇天 只望長大有能幹

漫漫與你把藝傳 如此直傲看得見 焉能出外去掙錢

這種逆子生人厭 留在家中玷祖先 不如父子恩情斷

趕出外去不准還 呢呀爹爹兒年幼趕出外去不是餓死就是凍死爹爹後來年老又靠何人

懷德道不成材的東西有你不_多無你不少快與我走汝威扯

著父衣只是哭啼太倉娘見他不走便說道一個兒都奈不何

這裡有棍子父接過棍子一陣亂打汝威挨痛不過只得跑出

外來可憐年輕孺子無故遭此冤枉好不傷心肚中飢餓不敢

回家只得沿門求食白日旬道中夜來私到屋角下歇其中

苦楚不可勝記又說太倉娘想道汝威在外我母子雖吃飽飯

外人必說我後母不賢丈夫知道定要收回如今一做二不休

使他逃走他方方得脫手一日又對丈夫說道你汝威一天吃

得酒醉飯飽不是在外做賊焉能如此况每夜簷下歇宿異日

犯案必說你是窩戶若不打個主意怕你不能下場丈夫不聽

此言則可一聽此言激得雙脚暴跳是日汝威討了一天未得

飯吃走至屋角下雙眼弔淚正在傷情忽見父親上前一陣棍

子罵道狗奴才好人不學要去_{做賊}如今把你打死除了禍根

方纔甘心於是邊打邊罵汝威挨打不過只得勉強扒走至側

續世宣講集要卷之三
邊岩洞睡下半個時辰方纔回陽想道今日無故又遭冤枉好不傷心人也

這一陣不由我心內淒慘
哭一聲我的父淚濕衣衫
見在外並未曾做事過犯
平白裡把兒打所爲那端
這都是前未修福簿命淺
怎敢怪父與母不把兒憐
一更裡睡岩洞自嗟自嘆
皆因是我的母早喪黃泉
丟下兒年紀輕受盡磨難
趕出外飯無吃衣無有穿
只落得當告化沿門叫喊
曾受過千般苦好不作難
二更裡風淒淒月明星現
上無遮下無墊露濕衣衫
冷得我這一陣橫身打戰
脚凍疼手抱肚怕把身翻

想從前在家內何等安閒
到如今睡石板受盡熬煎
三更裡路途中行人已斷
肚餓中好一似箭把心穿
從早間去求食未曾得飯
餓得我脚手軟口吐清涎
扒至在屋角下四肢皆軟
又被父亂棍打趕出門前
四更裡月轉西愁腸幾轉
萬不料到今日誤遭含冤
父打兒是正理雖死不怨
爲甚的說做賊惹下禍端
這件事到把我肚子想爛
又不知是誰人說此嫌言
五更裡鷄初鳴兩眼哭爛
忍不住其中苦只叫老天
既受凍又受餓誰來看管
我只怕命難保死在今天
但願得虛空神有靈有驗
默佑我二雙親壽考萬年

汝威一夜哭到天明凍餓不過只得扒將起來又向人家去討
卻說汝威孝心所感自今以後圍近皆知他是後母嫌出家家
肯打發飯因此得以過活終朝然身雖在外心實望欠父母只
恨不得回家又說懷德偶得一病倒床而亡嗚呼哀哉家又貧
窮衣衾棺槨件件俱無汝威得知回家痛哭不止不得已向圍
近去化鄰里雖恨他父母不賢奈汝威是個孝子於是有送米
的有送錢的有送衣服的眾人相湊辦得齊齊整整汝威將父
母安葬畢也不回家白日下鄉討飯夜來墳前歇宿守塚半年
鄰里中見他盡孝心誠都欲提攜因問汝威你光討口也不是
路要行個執業於今做那一件汝威說父親當日是木匠仍就

去學木匠眾人說這就好於是製衣服送至常熟城中幫木匠
舖汝威學藝是在盡心不上兩年器用製齊每見兄弟進城問
候母親安否凡有好飲食託弟帶回又說正德庚午年天乾米
價又貴太倉娘母子在家受盡艱難汝靈年輕不能找錢因此
母子時常受餓一日在鄰家借米半升是夜被賊將米與鍋一
並偷去天明方知哭天無路餓了數日不能起床自知必死汝
威聞知急忙買米送回家來但見母與兄弟睡在床上雙眼吊
淚當時叫聲母親緣何餓成這般樣子太倉娘一見汝威想從
前做事過分又好羞愧又好傷心正是人窮反本當時喊道兒
呀萬不料你今日來看我

一見嬌兒把娘喊 不由這陣痛心肝 從前做事太短見
冤屈我兒受顛連 千悔萬悔悔不轉 於今一一對兒言
我來兒方四歲半 當如親生一樣看 後生汝靈挾異見
因此漸漸把兒嫌 怕你在家多喫飯 汝靈不能得飽餐
假意去把鍋打爛 耐兒使氣耍橫磚 你父一見氣破胆
將兒趕出在外邊 二次又怕旁人怨 怨我後母多不賢
誣你做賊害不淺 逃走遠方纔心甘 只想兒去喫飽飯
母子不能受熬煎 誰知事不從人願 報應昭彰有循環
你父一死就起見 撐持不住受飢寒 兼之今年天乾旱
米價太高無有錢 前日借米僅升半 反被盜賊盡偷完

害我母子眼哭爛 梗梗餓了三四天 身卧牙床無人見
自知必死難保全 呀不料你來把娘看 辛苦送米轉回還
娘不如細柳稱善 兒好比漢室安安 但願兒站高看遠
莫把娘計較心間

太倉娘哭罷言道為娘想起從前之事自知慚愧我兒切莫放
在心中汝威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今日母親受餓皆兒不孝
之罪急到鄰家借鍋煮飯與母親兄弟充飢因說道母親在家
難以保全兒今後回家養母於是汝威在家做木匠奈天乾難
以捋錢凡得米時必待母弟吃飽自己方來就食若母弟喫無
有剩飯就清餓一頓因此在家時常受餓兄弟汝靈見兄長如

此想道兄長養我母親感恩不淺，反來養我，令兄飢餓日多，自己情願投死於今，不如保全兄長性命，於是投河而死。汝威不知痛哭不已。太倉娘見汝威如此盡孝，豈不深痛不上一月，舌上生瘡潰爛而死。汝威守服百日，仍然進城做藝，且說一上任遊擊姓袁，膝下無子，單生一女，名金鈴，年方十八，尙未定配。遊擊路過此縣，等候家眷，住札一月，要請木匠做箱櫃，差人將汝威叫去，是日工未畢，歇宿衙內，至二更，大人忽見匠人床上，金光照人，現出一隻猛虎，心中暗暗稱奇。第二早問其姓名來歷，知是孝子，心想此人不凡，欲將女兒許配，奈是一木匠，不便招親，於是命汝威吃糧，時值邊關作亂，汝威連捷數功，卽放副府。

袁大人招入爲婿，後汝威陞到鎮台，高壽九十無病而終。

朱衣救火

天啟年江南淮安府，一商人名古道成，妻楊氏生一子，名中達，家無田土，貿易營生，奈時運不至，每年生意掙錢的少，失本的多，兼之道成貿易不與外人同，害良的不做，瞞心昧己的不爲，所以每年間僅可糊口，中達長到十歲時，楊氏母親一病而亡，又娶母徐氏，生四子，自徐氏來後，時運漸轉，不上一二年掙銀五百餘兩，道成心喜，以爲興家創業可有餘望，不料天不從人願，徐氏又死，道成偶得一病，數月不能起床，漸漸病體沉重，諒難久在人世，想道人生在世，壽歲無常，一死雖不足惜，怎奈丟

下無娘之兒尚在年幼中達雖有十八九歲五子方纔三歲誰
來撫養成立不已叫中達前來將銀兩兄弟一並付託與他後
來能體我志未可見得於是將中達叫至床前言道兒呀爲父
病體沉重恐難痊愈有幾句不盡之言聽爲父一一吩咐

未開言不由我傷心淚吊
爲父的得下病竟不能好
倘若是父死後你要聽教
有幾句不盡言須當記倒
做生意切不可暗使奸巧
或賺錢或折本此事難料
叫一聲中達兒細聽根苗
怕的是父子們兩下分拋
成家業就在你一身代勞
五百銀交與你養命根苗
斗與秤還須要公平相交
切莫去壞良心自把禍招

分外財不合義不可去要
出外方莫賭錢休把娼鬧
說不完買賣事其中奧妙
你兄弟有四個尙在年少
切莫說你爲大他是一小
若有錯勤教管都是正道
回來時早晚間教他學好
他幾個婚姻事早些定了
我家中無大事望你理料
道成講訓一番不兩日嗚呼哀哉弟兄哀傷自不必言且說中

自古道一文錢還要命消
還須要端品行聲價自高
更有件吩咐你且莫輕拋
你待他和氣些念在同胞
凡百事不經管把性養驕
讀得書送學堂要把字抄
兄長前莫准他慣把嘴噉
到完配還要兒苦把心操
父子們要分離怕在今朝

逵父親吩咐的話時時記在心中看待兄弟甚是和氣大的帶着學生意小的送去讀書凡有不聽教處便流涕自責因此兄弟感化心想出外貿易奈兄弟無人經管在家做個囤買囤賣如是數年雖則本錢未失而利卻甚微因想父親臨終時五百銀子交我原望成家立業數年銀錢無多長進如何是好出得門來兄弟無人經管不出門又難翻稍異日兄弟各居怎能保全終身也罷想我二弟漸可脫手家內命他支持待我出外掙點銀錢好道好如今世道繁華壞良心的生意多又尋個甚麼生理因此日日思量未得其便又說隔房有個叔爺號名叫古興發也是生意手聞中逵要出外貿易又不見起程不知何故

一日來家問道聞姪兒要出外貿易爲甚不見起程中逵說心想出外怎奈於今無生意可做因此未定叔爺道生意原是隨意生財那樣不可做中逵說如今世道繁華凡作事是壞良心的叔爺道那些是壞良心中逵說叔父要問請聽

說買賣好傷情	世道奸巧不平心	大半都把良心壞
一概從假不作真	開銀鋪壞良心	平上碼子瞞昧人
銀子換進把平壓	若是掉出長幾分	開當舖壞良心
利息議定要三分	雖說一月不過五	略多幾天不讓人
綢緞鋪壞良心	尺寸戥稱巧哄人	辦的貨物都是假
價錢高拾幾百文	藥材鋪壞良心	一切假藥害死人

不值錢的扒二把	若是賣藥減幾分	雜貨鋪壞良心
十三四兩當一斤	草紙幾層厚包起	任你稱來無足秤
當屠戶壞良心	肉裏灌水太欺心	骨頭全搭貧窮漢
淨肉專賣發財人	開飯店壞良心	臭蟲虱子盡成羣
酒飯故意高抬價	寄銀寄錢多騙人	當囤戶壞良心
買進就望價錢長	大斗收進小斗出	要賺對本纔甘心
賣棉化壞良心	打了地鋪用黃薰	扭毫桿頭賣出去
秤桿還要灌水銀	開機房壞良心	浣飯漿紗滿地淋
織下布來又搭潮	十二三兩有一斤	開簞房壞良心
白灰刮過用水淋	八升碾米有一斗	害得窮人貼眼睛

開糖房壞良心	遭踏米糧罪太深	糴糶喂豬圖重利
只恐燉糖沒後根	開槽房壞良心	穀米小麥把酒浸
許多雜糧偏不烤	希圖味美哄弄人	開茶店壞良心
葉子多假少有真	暗地和些過夜黃	賣出就要幾百文
開鹽店壞良心	多參夢硝味不成	貧窮方當鹽販子
挑去賣時坑害人	開染坊壞良心	漿子刮過洋色浸
染出布來又好看	下水兩次就不深	開油坊壞良心
本油攪假味不真	油清又把油腳和	出輕人重虧損人
買賣事難表盡	大半都是壞良心	多少發財不長人
多少折本敗家門	更有的報應深	暗地折福禍子孫

多少在外把命喪 多少無兒絕後根 因這理苦思今
不知那件方公平 還望叔父來賜教 免得後來壞良心
古興發聽得說道姪兒之言良是但於今又做那一樣我想杭
州燈草值價也是本分生意這個好否中達說好於是兩叔姪
常到四川販草不上五六年五百銀子就有六千多了中達想
道生意原是眼前花得意不可再往一時賺錢一時折本未可
料的於今有這些銀兩與我兄弟分了各做買賣使他們成家
立業方是道理若不分銀錢失落連累兄弟受窮何以對我父
母主意已定收拾回家兄弟未娶的皆完配事務周畢清算賬
目剩銀五千急請族人均分卻說幾個兄弟對族人說銀子是

哥哥掙的要與哥哥多分兩倍族人皆言有理誰知中達不允
因說道那有此理自古道一子一分兩子均分兄弟之間原是
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况父親臨終時叫我厚待兄弟於今未多
掙銀錢自己帶愧焉敢多分於是五千銀分作五股器用均分
不多取分毫族人個個稱賢中達自分家後又與叔翁販草將
要起程不料叔翁得病因與別人一路不一日到了杭州與同
夥去打站房卻說南門有座高樓乃當年楊大戶修得甚是華
美在街道中間不怕盜賊後楊大戶一家死絕此樓歸魁星閣
住客自楊大戶死後鬼祟作怪無人敢住中達不知見此樓寬
濶好放燈草也就佃了及去住清吉無事去邀同夥人都說怕

鬼中逵住了幾月心內不安只得將草賣了銀子收齊安排回家不料是夜二更城內南門起火甚是凶猛中逵手抱銀子幾番下樓逃走怎奈火勢甚大無有出路只得坐在樓上看看火光近前好不怕人放聲大哭

眼見得火燄天甚是凶猛
這一陣不由我心如撞鐘
這一陣好叫我有腳難動
這一陣到把我莫辨西東
只聽為滿城內哭聲震動
好似大兵到殺氣騰空
有的在喊救命實是可痛
有的在喊菩薩來救愚蒙
有的在哭爺娘無人事奉
有的在哭兒女尚屬幼沖
燒得那滿城中人人懵懂
難道我古中逵不在難童

少時刻火近前隨風轉動
怕的是這間樓天不能容
哭一聲好兄弟同胞誼重
你把我恭敬好手足相同
從今後須要把田地耕種
切不可做買賣奔走西東
看為兄把性命置之無用
弟兄們要相會除非夢中
哭一聲我的兒末把事懂
年紀輕怎能够撐持家中
你長大切莫把銀錢亂用
凡百事問叔爺一一順從
事你母要盡孝聽其使用
尋一個好先生去把書攻
我死後把靈位長行供奉
請高僧超度我早出難中
說不盡家中事兩眼哭腫
又只見四面火竟把門封
中逵正在哭訴忽一股火烟不知人事夢寐中見朱衣神四面

澆水因此火未燒樓一時火滅朱衣神言道爾厚待兄弟孝心不薄上帝嘉其孝友命吾神救爾爾貿易不壞良心後面墻下有銀四罈特以與爾爾其慎之說罷神遂去天明時眾人見樓獨存上樓一看見中達瞑目端坐手捧銀子數封無不驚訝因喚醒問其故中達說昨夜火近身時自知必死忽見朱衣神四面澆水遂滅衆又問有何大德感神護佑中達言平生無有功德後中達請問前日同夥人盡皆燒死又見城中被火者皆無安身處心中不忍忽然想起神言墻下有銀四罈果有此事也好周濟遂至墻下將石掀開果有銀子四罈仍然蓋定向城中一察燒了二百一十六戶中達將銀取出每家發銀十

兩有剩已方收用滿城人沐其厚恩皆思相答無由又說古興發燈草已至聞州城失火急待進城訪問中達的下落只聽人言古客人能免火災不知有何功德興發說此吾姪也他乃前母所生母死繼母生四子後父母死留銀五百兄弟有六歲的有三歲的皆吾姪撫養成立定親完配後掙銀五千五股均分因此免災故耳衆又問何以得檢銀子興發說吾姪做買賣不壞良心想必因此獲報於是顯揚城中縣主聞知轉奏皇上嘉其孝友恩賜員外郎回鄉時滿城鋪毡挂綵送至河邊歸家不復貿易生三子後皆成名光大門閭孝之獲報何其速哉

痛父尋屍

川東重慶府涪州，有一夏某，娶妻姬氏，家業貧窮。夏某忠直，爲人貿易營生。一日坐船過渡，正河水泛漲，將至岸，忽然山崩，夏某覆於水中，屍骨不見。姬氏聞之，至河邊痛哭不已。幾番欲投江殉節，復回心想道：夫死尙無後，於今身懷六甲，未知是男是女，也可接其後嗣，何必速求一死？於是回家守節。十月已滿，果生一子，取名夏正，却說夏正生來聰敏，長到五歲時，便已知事。一日與衆小兒耍爲口角，相罵。一小兒罵夏正道：「怕你有娘養，無爺教的。」夏正回家問媽如何，叫爺。姬氏說：「爺就是父。」夏正道：「見有不有父？」姬氏笑道：「無得父，你從那裡來的？」夏正又問：「見的

父那裡去了？」姬氏聽得這句話，啞口無言。半晌言道：「呢呢兒呀，若問你的父親，大有緣故。自那年坐船過河，正河水泛漲，溺死沙中，你爺死後，方纔有你。夏正聽得此言，正是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雙眼弔淚，就要在河邊去看。姬氏道：「兒年輕，去不得，隔下幾天，就是月半，同爲娘一路去化紙。」夏正記在心中，到月半，早早催起母親，同在河邊化紙畢，姬氏遂指覆水處，夏正口叫爺爺，啼哭不止。姬氏見五歲孩兒，這般可憐，不覺放聲痛哭。

見嬌兒不由我傷心淚墮

都只爲我的夫死於洪波

夫生平妻知道無有大過

爲甚的將屍骨埋掩江河

丟下妻年二十空房獨坐
苦守著小孩兒只有一個
到今年方五歲再三問我
小孩兒問此話到還不錯
纔對兒將根由一一說破
今日裡化紙錢來到此看
願夫君在陰靈魂魄安妥
那時節妻有個終身結果
夏正見母哭得傷心含着眼淚來勸道母親不必哭了交死不
能復生快起來同兒一路回去姬氏見夏正來勸便起身回家
無銀錢勤紡織受盡磋磨
背了你方生下兒的命薄
他問你那去了從未會着
不由人好傷心淚往肚落
他就要到河邊把屍尋著
設三牲合酒醴擺列平坡
佑你兒易成人早早登科
也顯得夏門中祖德不薄

行至路上又將兒教訓一番

叫一聲夏正兒你要聽說
娘想起你爹死實憂不過
撫養兒你的娘飢寒受過
既謀食又謀衣都是靠我
兒吃飯娘吃菜甘心受餓
呀兒娘守你如捧油不敢失錯
若有病爲娘的心內如火
娘心苦似黃連誰能知我
兒你長大去讀書切莫懶惰
有你父母子們貴契得多
不爲兒爲娘的早見閻羅
坐三更勤五夜怎樣寂寞
有你爹也不至這樣奔波
猶恐怕把嬌兒一身瘦弱
時時刻刻心你未離一腳
怕的是有差錯口念彌陀
這幾年爲嬌兒眼淚成河
娘望你成了名方有煞擱

姬氏母子一路哭哭啼啼回到家中，夏正想道：如今曉得爺的死處，若不尋屍首，死不甘心。待我明日瞞着我媽，獨自去尋。主意已定，不料姬氏心裡憂氣，又在河邊受了風霜，是夜忽然氣痛，叫喊不止。一連兩天，竟不能愈。可憐夏正守著床邊，無計可施，想去撿藥，無有先生開單，又不知藥在那裡，撿無可奈何，只得走出外來，跪在地下，言道：天地神靈，日月三光，下民夏正，爲母染病，無有藥醫，望神聖哀憐。夏正年幼無知，隨我瞥眼摸來，摸著那件，卽是治我母的藥。於是起來，瞥著眼睛，向地下摸了一把，開眼看時，見是鷄糞，想道：這個吃不得，又去一摸，仍然鷄糞。心想不要，又是祝告神聖的，只得搗爛，倒著開水，送至床前。

母親只說是茶，隨口吞下，一時就不痛了。誰知姬氏在河邊哭了一場，心內一急，發了痧，這鷄糞卻是治痧的。此由夏正孝心所感，後人有詩讚曰：床頭母病甚顛連，孝子真誠感動天。鷄糞能治心氣痛，仙方留得至今傳。夏正見母病方愈，恐防母親憂氣，一時也不便去尋屍了。又說夏正舅爺聞聽姬氏不安，捉個雞子來看，姬氏見其小，就未殺。因對夏正說：這鷄好生，與我喂起，莫令鷄鷹來抓，待長大時，好煨點湯吃。夏正聽得母言，時刻看守。一日雞出外邊，忽然來個鷄鷹，把雞抓去。夏正一見，喊天叫地，趕邊哭，言道：這雞是我母煨湯吃的，快與我送轉來。姬氏見夏正如此，因叫夏正快回來抓去罷了。哭也無益，夏正也

不聽仍然叫喊，一時間那雞從空墜下，毛都未損一片，真是孝心所感，誠能動物。後人有詩贊曰：金眸鐵爪最凶頑，不比魚珠並雀環。惟有當年夏學士，精誠感格送雞還。一日姬氏病已愈，夏正偷悄走至河邊去尋父屍，眼見青的是山，綠的是水，不覺號咷痛哭。

哭聲父來淚沓沙，望穿長江渺無涯。水流東海滔滔下，人往西方不到家。為尋父屍到灘下，眼見景物好悲嗟。山高更比石頭大，河灣又遇路兒斜。一羣野鳥聲音咋，兩岸猿猴啼音發。過了一灣又一坵，坡坎難上用手爬。扒坡怕的石頭垮，下水又怕泥沓肥。尋遍河坎並上下，

不知父屍在那塌，年輕胆子不多大。又怕顛狗又怕蛇，不如抽身回去罷。父親孩兒難尋無有法，回頭仔細想一下。呢呀使不得，不可不可心大差。羔羊吃乳尙跪下，反哺養母是烏鴉。物類都知親恩大，難道人反不如他。兒今長到五歲大，未見父面方問媽。娘對為兒說實話，方知我父染黃沙。指父屍於此灘下，屍骨掩在深泥沓。為兒聽得聲音啞，朝夕思想暗悲嗟。今日把母來瞞下，要尋父屍轉回家。誰知年久尸骨化，全無形影何處察。無奈雙膝跪地下，哀告龍王活菩薩。鎮守水府神通大，救人難中毫不差。許多苦人都保下，難道不念小娃娃。

夏正雖然不多大，尙知親恩當報答。菩薩若肯來點化，指出父屍在那塌。異日不忘恩德大，捉個公雞河邊殺。長錢打上數十挂，多買火炮與大蠟。若是不允我的話，縱死河下不回家。

正是人有誠心神有感應，夏正方在哭泣，忽然河水浪湧，洗下一堆沙，現出一個屍身。夏正見了，守住不走，卻說姬氏在家一時不見夏正，四路找尋，至河邊尋著，問道：你在河邊做甚？夏正將崩沙現一屍身，指與母看。姬氏一見，果是丈夫面目如生。母子大哭，急備衣棺回家安葬。人人見了，都說五歲孩童孝心所感，後人有詩贊曰：枯骨埋藏在水濱，孝心感動竟通神。尋屍自

古非無有，如此孩童得幾人。後夏正讀書聰敏過人，十歲能文，十八歲入學，二十八歲中舉，大挑一等，出仕後與母請誥，封建坊一任未滿，托病回家，終養母親。此亦古今罕見之事也。特錄此以爲世之撫孤者勸，卽爲世之幼冲者警。

孝避火災

男婦們休得要鬧鬧嚷嚷

我今日說一個孝順兒郎

論此人抬轎子不嫖不蕩

家雖貧學古人善事高堂

他哥哥賦性蠢不把母養

每日間只知在茶館酒坊

張老三他的名可詢可訪

他的家住在那三溪場上

這張老三雖然是一個抬轎子的人，卻有一點孝心。那一日有謝

先生要去合州收賬就叫張老三你與我抬轎子去合州一走
兩下講定價錢這張老三有一句話不使開口想必說是今日
早飯以後尙未吃飯的道理且與先生說道要錢去拏輿轎行
那先生也就拏了幾十文錢與他這張老三將錢打了兩盃飯
送與他家下母親去吃即便對母親說道

請老母來吃飯坐在席上

漫漫吃兒今日又要下鄉

母說道我的兒要往那向

也來吃走遠處力方剛強

張三說謝先生合州收賬
路途上店子熟賒得動賬
母有些趁熱吃兒心纔放

他叫我送進城就轉回鄉
兒不消母牽望自有主張
倘若是吃不完留作午糧

辭了母打轎子就把路上
穩不住幾把這轎子掀仰
那搭兒無飯店果腹難望
脚一虛手一閃將身跌倒
謝先生見張三一身汗淌
你往回抬轎子不像這樣
好好的從頭尾對我實講
我今日未吃飯所以這樣
先生說我見你飯籃提上
張三說只兩天生意不旺

拾至在湯家坪餓得心荒
忍著饑用盡力又抬一莊
不覺至車家灣寔在着忙
把先生掀出來站在路旁
恐怕他發了痧細問端詳
爲甚麼今日裡這等慌忙
尊先生莫怒發細聽端詳
望先生寬恕我大施慈良
你如何反說是口飯未嘗
今早晨沒得米故提籃筐

買盃飯奉我母暫且供養

又何敢分來吃母受飢荒

我只想路途上可以賒賬

誰知道無飯買餓得難當

因此上把先生潑在地上

望先生寬宥我恩德不忘

謝先生聞聽此言即下誇獎一會張老三你能孝敬可比當日王祥我這進城不遠你也不必送我即便取錢二百拏與張老三你急速拏去買米供養你的母親這張老三感恩不已兩下從此分別張老三回到家中即問到母親安否

進屋來問聲母已把轎放

拏起錢去買米煮飯充腸

母子們吃了飯家家燈掌

他就去母房中下細鋪床

耳聽得懸樓上二更鼓响

送母睡他亦歸自己臥房

辛苦人上了床夢魂擾攘

霎時間他的母喊叫茶湯

張老三偶驚醒急忙下床

拏起盃開了門四處一望

見街坊燒燃了一片火光

急忙喊眾人們休把床上

快起來救熄火以免損傷

閤場人盡驚起用水潑上

不一時就把那火盡滅亡

第二日有街總細思細想

上年間設乩壇神聖已講

他說到這場上火星當旺

有一個孝順子能壓火殃

至今年三回火駭人難講

若不是張老三這樣下場

看起來都是他孝順為上

三回火喊我救閤場無傷

到不如我場上各餘銀兩

拏與他奉老母鎮壓街坊

張老三得了銀又加天相

有數年生意順就買田庄
一孝子就能免閻場災殃
自必有好美報暗裡呈祥
果能够盡孝道感格上蒼
家也豐人也發壽官無疆

看起來孝格天實在不爽
勸世人貧窮的照他榜樣
男婦們聞此言回心細想
子也貴孫也榮獲福無量

苦子行孝

成都省離城十里小地名圓坭子一人姓李名洪詳娶妻張氏
爲人忠厚所生一子名官爾年十一歲幫人放牛奉父母可比
於黃香四方人人稱羨及至十六歲時父母忽然一齊染病在
牀服藥不效求神不靈李官爾見父母病體沉重每日憂慮在

心家中又無錢米正值臘月寒氣逼人官爾日夜煎湯熬藥不
離左右時常問候父母病體好否父曰爲父大半不久於人世
了苦了我兒早晚寢食俱廢如此孝心後來定蒙神佑官爾答
曰父親不必憂慮好生保養病體自然全愈誰知延了幾日大
數已盡竟自歸陰官爾不時哭泣他母言道父死不能復生可
往西鄰去化付棺木來安葬了方是官爾遂聽母命即去不上
二里之遙母又氣絕四鄰念李老爲人忠厚又愛官爾童子能
盡孝道個個到他家來見他父母俱亡即令人去喊官爾回家
見母又亡不禁放聲大哭

哭聲父母痛肺腑 雙膝跪地泪如雨 當初養兒一尺五

血汗累出有干斛 只說見大有好處 漫漫報答這養育
誰料雙雙歸地府 棄兒不顧在半途 可憐爲兒家無措
何處去辦衣棺木 左思右想無其路 手扯爹娘放聲哭
眾人齊勸李官爾打個主意將父母安葬方是難道哭一陣算
了不成李官爾答曰眾位伯伯家中無有半文又那們安葬哩
眾人曰我們不免個幫助於是也有出米出柴的也有出油
鹽的也有出酒的內有劉全義說道眾人都出了我也出棺木
二付錢一千李官爾叩頭謝曰各位公公伯伯這大恩德倘日
後我有好處定來報答眾人幫忙把官爾父母安葬了劉全義
又說道李官爾今日不必哭了明年爾來幫我做長工可不可

官爾即忙承認眾人散去官爾在家守孝不覺又是新春官爾
在家餓了二天心想到劉伯父家中上工這幾天也不便我不
免遠去沿門求食過了這幾日方去上工即速將門鎖了就出
外去討討得一升多米心想回家日落西山走在半途見一岩
洞可以歇宿遂進洞去見一貧婆週身戰戰兢兢枯瘦如柴官
爾即問詢於他那貧婆見官爾這般慈仁不覺吊下淚曰相公
你要問我來由請坐一旁聽我訴來

承蒙相公來動問

細聽老身說根恒

官爾說你老丈
夫姓甚名誰

幼配丈夫係袁姓

長品就是他的名

他又走那
裡去了

不幸去歲喪了命

終日想起好傷情

你有兒
孝得呢

膝下一子二十正 取名就叫袁朝文

生平為人品不正

所作所為憂心中 你老人家怎麼不教訓他

從小也曾多教訓

怎奈長成變心情 他又走那裏去了

自從他父把命喪

出外未曾在家庭 他不回來你老人家怎樣過日

家中淡薄餓得很

只得乞食到處行 哦依老人這樣說你是忤逆不孝的

但願天神加報應

打死逆子喪雷霆 你老人家莫咒他嗎

非是我把他咒恨

怕他帶壞世上人

官爾聞言不覺惻隱之心發動遂對貧婆說道我願接你老人家到我家中當母親侍奉老伯母肯否貧婆道蒙相公這番大恩焉得不去於是接到家來日日沿門討些飯米來殷勤供養

那日天寒念母無火拷屋後有一大樹堍遂執鋤去挖忽挖出白銀一缸母子歡喜望空拜謝從此買田造屋居然富足之家矣再說那袁朝文長行在外嫖賭生事那還念家中有老母那一日回家不見老娘只道是乞食去了也不找尋仍往賭場而去未久輸得罄淨也只得做那照門的生意了一日忽聞一朋友說你母現在李官爾家認為母子高福不盡你何不去他家同言榮華袁朝文聞言方知也母親的下落次日心生一計來至李官爾家大加吵鬧說李官爾拐帶他的娘並偷串養膳銀二百兩好好與我說個水清米白的便罷若不然打搥告官我都不論的那李官爾原是一團美意忽遭他來這般肆鬧心恚

能堪未免與他爭論了幾句，他便肆意痞鬧他母親走出來，禁止不住，反說母親愛親鮮，做媽都要跳曹，怒氣悻悻而去。來至華陽，喊冤縣官與齊人犯當堂審問，先問了袁朝文一遍，次問到李官爾，他便跪上前，一一稟訴，有詞為證。

李官爾跪大堂一言啟稟

尊一聲大老爺細聽分明

你平日作何執業從實
訴來不可謊言一句

念小人自生來家屋貧困

每一年去幫人苦掙錢文你有父母否

二爹娘雖在堂常多病症

求醫生煎湯藥日夜不甯

可曾好了麼

那一年二爹娘一回隕命

眾親友幫銀錢送上山林從此以後你又
何以為生呢

我無奈暫討吃度活性命

偶然見岩洞裡睡著一人

你又知道他姓名麼

他說道夫姓袁多年喪命

生一子名朝文亂為糊行他的兒所
為何事呢

既貪嫖又貪賭四處遊轉

丟了他在家裡獨受飢寒

你見他如此受苦
又何以處之呢

纔將他接回家當作母看

每日裡討些飯拏與母餐

好呀你能討飯替人供養母親
乃是大善但你又怎麼發財呢

那一日挖樹根破開土坎

現出了一缸銀約有數千

原來你檢了銀子這乃是你孝心所感
天所賜的但只有甚麼憑據沒有呢

現帶來兩封銀都有字面

呈上前大老爺金目一觀

官爾說畢將銀呈上太爺接來見上面寫道天賜大善白銀一

萬官不得取民不得占側邊第一號李官爾收兩封俱如此寫
太爺點頭命他站過一旁又帶上袁朝文之母勘問一番

袁曹氏未開言先把淚弔

你緩緩說來
與本縣一聽

尊太爺聽民婦細說根苗
不幸得夫中年他把壽夭

丟下了忤逆兒又賭又嫖

每日間不歸家錢米盡耗

餓得我眼昏花站立不牢

那一日李相公忽然來到

接回家搭救我性命一條

又拜我爲他母十分行孝

討些飯奉養我老邁年高

檢白銀乃是他的孝心感召

我昔有養膳銀怎受焦勞

前日裡忤逆兒來家吵鬧

他明來誣騙人王法何饒

天地間那裏有這樣不孝

豈有把親生母當作草茅

這等樣忤逆兒情願不要

望太爺施嚴刑早些開消

那太爺問明三人言詞遂大罵袁朝文道你這該萬死的奴才
有母不知孝養就把嫖賭二字當著性命一般那李官爾乃乞
化之人討飯來奉養你母所以感動上天賜他銀兩你反冤誣
他拐騙你母的養膳銀狗奴才你若真有二百銀子養膳你的
母豈還在捱冷受餓天地間豈能容你這等忤逆橫賤的東西
喝叫左右叉下去重責八十頭刑枷號示衆轉回來獎勵李官
爾道好呀你真乃大有根原的人所做的好事盡是人所難做的
宜乎天賜大財使爾得享榮華富貴也今後須當樂善不倦後

來定有許多好處言畢命書吏與他當堂攢花挂紅親賜酒三大杯又大書大善格天四個匾字贈他命將全堂執事送之回家一以旌獎於他二來使鄉里之人觀感鼓舞人人咸臻善道成都之人至今猶稱道不衰世之有心爲善者聞此案可以知所取法矣還有那惡犯袁朝文枷號轅門見者無不唾罵他又痛又羞不上幾日已熬不過了也是他惡貫滿盈一夜大雨雷電次早衆役見袁朝文之枷不見了腦壳大吃一驚又見滿身衣服全無背上有天誅忤逆四個大字盡皆駭然齊來稟官太爺命拋棄野外任狼犬同餐由此觀之子而不孝神報如此世之事親者當體

聖諭孝順父母身體而力行之則庶乎獲

免於罪戾矣

子誠尋父

乾隆年間甯河縣地名艾鄉村一人姓艾名子誠父文仲母社氏家貧乏田地微末文仲手藝社氏紡績以給口食社氏素性賢淑能知三從四德克盡婦道不料命運不長而守有夫之寡甘苦備嘗歷盡風霜撫孤始至七歲稍有知識送學堂攻書子誠負性聰明一日在館先生與諸友討論童蒙初解首講弟子入則孝次講父在觀其志子誠入耳心通會悟其意因晚歸家向母問曰父親何在母氏見問不住雙目流淚正是紅日照開天邊霧迅雷驚醒夢中人兒呀你問的父親嗎你聽

兒不問娘不講怎用不講

題起你父淚兩行是甚麼情由

既問你父何處往

聽娘一一說端詳母親呀細細講

平生學的是木匠

靠此營生過時光這不曉得這箇好處

怎樣

自從那日出外向 與人口角兩參商

敢莫與他人角孽嗎

他們皆由不忍讓 酒後失性逞凶狂

有個性

兩個都是橫扛扛 失手一拳擊胸膛

罷了這一追就打得不

那人撲地氣未喪未死

當時你父著了忙

你忍我耐方為上

凡人看來宜忍讓

些小口角不忍讓

天大事情也下場

要忍氣方不招禍嗎

定遭奇禍敗門牆

是呀不忍不耐便成禍害了

你父那禍從天降

誤疑為死逃外方

那人未死又走些甚麼

七十二計走為上

又走往那

不知東西南北方難道一個人走出外

四路差人去訪問

渺無踪跡落何鄉未必一點影

話都未來對娘講

蒙頭警面走忙忙雖未回來說話

人言紛紛話皆誑

盡是假言來哄娘難道就無有一個

有的說他到僻壤

媽呀那是個甚麼地方

有的又講過遼陽

是遼陽也要去找回來兒呀

你不曉得那時娘在作難

那時屋裡沒一樣

叫娘如何不淒涼

爹爹出去你老人家在

為娘日夜勤紡績

方得錢來買米糧

靠紡棉花買吃真

父去懷你兩個月

百般苦楚娘獨當

那時不是我還未生呀兒哪你父去了有數月之久兒方降生母親呀又是那年

乾隆癸丑曾記上

九月九日正重陽

哦就是那一年出去的他老人家身體是

那們個樣子

你父體格不瘦胖

面貌圓圓身體長

就是這箇面目說話的聲音呢

言語聲氣最洪亮

處已待人甚慈良

像這樣為人就好嗎為何又遭這們凶的大禍你不曉得天有不測之風雲母親呀他老人家會些甚麼事情

平生又會雕佛像

說話看人偏頸項

我們祖籍那裡人氏

祖籍源流在湖廣

那年搬來的

九月初旬來此鄉

字派名號呢

姓字支派對你講

姻戚六眷是那些呢

姻婭親眷共表揚

居處就在艾村巷

爹爹伯伯叔共是幾人

爾父一人無排行

兒今知識畧漸長

縱然淡泊入學堂

孝弟忠信俱要講

能知三綱明五常

你來問娘娘細想

娘也知道你心腸

成立各人立志向

門戶寒微你獨當

由是母告以後子誠畧會其意及至長到十六七歲戚鄰欲妻以女子誠辭曰焉有其父流連他鄉其子安處室家者乎遂有志尋父志奈孀母在堂不能遠離耳時時打聽父親的消息竟自杳無音信子誠亦安分守己竭力供奉孀母勿忘厥志年至二十不料孤母偶得一疾湯藥不效竟至內寢告終子誠哀痛迫切祭奠安葬朝日獨坐家庭守制盡禮一日想起父親決意要去找尋或有人勸他曰多歷年所存亡未知何處覓訪子誠不禁涕然淚下悲曰尋遍天涯找倒父親自回家鄉若尋之不禁

得願外死他鄉

艾子誠坐家庭自思自想
 幼小時聞母說不知事向
 到於今二十歲年紀稍長
 從今後把孀母生養死葬
 家雖貧哀親戚求借銀兩
 走天涯奔海角都去探訪
 眾親友左右鄰齊來送望
 離鄉井一個人直往前往
 或穿州或過省無處不訪

老天爺容恕我不肖兒郎
 一一的記心頭未敢稍忘
 豈忍心居家中父別他方
 立志要去遼東尋父還鄉
 具行李治衣裳備辦乾糧
 捧信香拜祖先祝告家堂
 出關口登路徑淚洒千行
 那管他天地大四海茫茫
 走幾多崎嶇路市鎮山岡

越崇嶺見一座古廟神像
 求菩薩默佑父無有灾恙
 許下愿出山門獨自前往
 那一日幽谷峽地更僻壤
 吼一聲撲面前險些嚇喪
 受苦楚歷艱辛難以盡講
 萬里外都找過無有影響
 再不敢生退悔把父怨謗
 行至在程途中低頭暗想

忙上前作三揖洗手焚香
 艾子誠尋著父重把金裝
 又走那荆棘道似破天荒
 力微倦猛然間遇一虎狼
 來幾個捕獵人救命不亡
 把父親尋不到心中着忙
 走得我脚皮穿實係淒涼
 發誓願又何愁道阻且長
 費用竭囊內空斷絕口糧
 莫奈何也只得乞食街坊

呢
呀
衣賣完盤費盡無有一樣

不好了餓體膚難以行往
 人見得我面目寔在不像
 哭一聲老天爺把我父指
 寬宥我艾子誠不孝罪項
 哭一聲老父親骨肉情壯
 若三生果有幸得父老養
 女子誠只哭得神魂飄蕩
 伸頸項照見臉餓像猴樣呀
 一陣陣氣息奄番天一仰
 走出來一老叟似官品樣

到晚來歇岩洞或歇橋梁
 光骨頭瘦架架一個皮囊
 拜天地與神靈日月三光
 未必然立誓願果死路旁
 為甚麼兩離分不聚一堂
 這就是艾門中祖德光揚
 口乾渴去池中捧口水嘗
 哭一聲我的父你在那方
 昏死了見一座高厦房廊
 他就道我親父就在此方

跌一交醒轉來還在現當
 睜開眼見老翁把我相望
 賜飯食問情由對他細講
 頃刻間一梓人攜具而往
 察顏色窺動靜定然不爽
 不計較是與非雙膝跪上

是神靈指路徑就在此鄉
 憐憫我落難人久離他鄉
 可算得救急難恩德不忘
 記年紀審聲音有些相仿
 母所言卻相對果真的當
 哭一聲老父台容訴端詳
 賤姓艾名子誠不敢虛詐
 尋父親落了難來到此方
 家居在甯河縣甚麼地名

姓甚名誰
你為甚事
到這裏來
你家鄉在
何處呢

艾鄰村上你父親叫甚麼名諱艾文仲杜氏母一雙爹娘祖籍那

述家鄉與祖籍戚鄰閭黨

我本是背父生父離家鄉

你父親出外
做甚麼生意

父是個手藝人木工雕匠

他又不在本地
出外所為何事

為口氣相關毆誤疑命亡

你是個背父生
的又怎麼曉得

這些話是母親對兒所講

他與你說又是
那年出來的呢

乾隆年癸卯歲九月重陽

你父出門多年為何
不找今日方來尋我

母沒後身長大纔來探訪

到此地見父台人親骨香

咳你莫
亂認嗎

若狐疑就與兒同回家鄉

也不枉父子恩相逢一場

二十年磨得我人像猴樣

無非是尋父親真寔心場

這人聽得此言情由且驚且駭似欲相認自疑在家未有子若

得不認聽其所說事事一毫不差處於兩難不覺相持哭泣艾
女仲多方逃避既來此地四十餘年又改姓名為王文義其子
遍訪無迹至此偶爾相遇真覺三生有幸時老翁在旁觀感子
誠孝心可嘉共謀歸計而文仲流落日久自以為負罪而逃官
罰難免年至古稀未積銀錢蒙老翁周恤子誠奔回家中將田
宅賣了得銀百餘兩將父接回奉養七年及父沒慎終盡禮自
此以後娶妻所生四子皆勤儉以成巨富此真行孝之美報也

壽昌尋母

昔神宗時有一朱壽昌生母劉氏為嫡母所妬其父將劉氏嫁
出遠方是時壽昌年方七歲及後身為知府每在衙中思想生

維圖宣讀集要 卷十三
母流涕不止其妻見而問曰夫君日夜悲淚是何緣故壽昌告以實情其妻答云夫君何不命人找尋母親來至衙中同官榮華爲妻也好盡盡孝道壽昌云爲夫久有此心但命人找尋不如自己找尋爲妙我許久脩下辭王表章內事交於賢妻執掌今日就要起程在此一別

尊賢妻細聽我來把話談
我今日去尋母要登陽關
你在家休得要把夫望欠
我非是慕祿尊不孝兒男
只徒想身榮貴名列上官
竟把這二雙親丟在一邊
也不管他父母容顏改變
也不管他父母受盡饑寒
若說道爲人子問寢視膳
竟忘却載在那禮記一篇

還有那不孝子徒講貴顯
他父母到死時未在眼前
細思想你的身從何出現
枉謂他拜金鑾還在做官
夫此去兩三年難以摺算
我不著我的母誓不回還
尊夫君休得要泪流滿面
爲妻的有句話細聽的端
自古道行孝人蒼天必眷
不久日定要見母親慈顏
但只是在路途風霜雨雪
願夫君在路旁早把身安
倘若是此一去母子相見
也不枉我老爺一世爲官
於是夫妻拜別壽昌帶着跟隨二人一路之上便走便想說道
我母親四十多年杳無音信又向何處去尋

朱壽昌在路途自嗟自嘆
提起了我的母實在慘然

想先年被嫡母把我嫌賤	我的父聽讒言逐出外邊
那時節兒年紀八歲未滿	無見識盡孝道把父阻攔
可憐母一雙眼淚流滿面	辭別父抱着兒痛哭難言
口口聲哭的是福薄命淺	那情節到於今尙在眼前
兒雖然做了官手執朝簡	也不過上致君下澤黎元
倘若是兒做官何受苦難	在一邊受凍餓無吃無穿
豈不是爲人子孝道有忝	到後來怎算得忠孝兩全
自古道積堰水爲防乾旱	養兒子爲的是送老歸山
若不將我的母找尋回轉	豈不是枉費娘生兒一番
況且娘望兒必有心念	不孝子自思量罪惡齊天

卻說壽昌四處找尋竟自訪了三載不見母面目暗想路途之上來往婦女不少未必劉氏母親與我錯過了嗎愛呀爲兒跋山涉水也是要我尋的

爲母親做知府我也不願	找母親且不差衙役三班
路途上也不怕風霜磨鍊	三頓飯也不講菜淡醋酸
走過了多和少峻嶺雲棧	渡過了多和少大水深潭
走一日過一日起早歇晚	閱一歲經兩歲就是三年
這都是些微苦又何足算	况我母撫養兒七載纏綿
兒竟自把我母尋之不見	又不知我的母身在那邊
無奈何寫招字貼在街面	走一處貼一處遠近流傳

若有人來報信賞錢百串 此是我朱壽昌尋母真言

朱壽昌將招字遍貼也無人來報信一日行至秦川買起香燭
當天祝告說道天哪天哪

朱壽昌跪塵埃祝告上天 為的是找我母來至秦川

為官人暴走路腳跣手軟 無一日不走路汗濕衣衫

青的山綠的水我不去玩 一心想著我母親高年

又不知母今日何處住站 又不知母今日何等容顏

出府來已三載未曾見面 未必然兒的母與我無緣

但願得老天爺把我憐念 早使我母子們兩下團圓

壽昌祝畢忽然狂風四起大雨時行見得前面有一旅店即向

前去安身方纔坐下祇見一老婦衣裳藍縷身背柴薪獨坐茅
檐雙眼流淚方欲上前去問那老婦嘆口氣道壽昌兒你可知
道為娘的受這般苦楚麼壽昌聞言大驚即時扶進店內問其
根由方知是生身劉氏母親母子不禁抱頭大哭

母 哭一聲娘的兒珠淚漣漣 昌 哭一聲兒的娘泪濕衣衫

母 兒為何今日裡來在此店 昌 母為何背柴薪獨坐茅簷

母 為娘的自那日與你分散 昌 為兒的想從前情節難甘

母 皆因是你的父耳聾太軟 昌 竟把我親生母嫁出作難

母 娘無日不把兒思想一遍 昌 兒無日不想娘兩次三番

母 皆因是母子們時運未現 昌 因此上兩分離各在一天

母 幸喜得到此地今日會面 昌 這都是天開眼方得遇緣

母 我見兒帶跟隨兩個大漢 昌 娘不知兒已曾在朝做官

母 既做官就該要去把民管 昌 兒特來尋我母一路回還

母 虧我兒到此來天遙路遠 昌 虧我娘在此間受盡飢寒

母 娘在此還生下兒女兩個 昌 都有兒接回家共享田園

母 我的兒果算得孝道周全 昌 為人子盡孝道理所當然

母 惟願兒到後來把官陞顯 昌 兒的母快收拾早登陽關

母子哭了一陣店內之人盡皆悲泪斯時母已七旬壽昌即將

母所生一男一女一同接回後買田與弟並嫁其妹全無一點

吝惜心伊妻亦在母前極盡孝道劉氏享福數年無疾而終神

宗聞其孝還伊原職亦享高壽去世 上帝封為忠孝神至

今猶盲萬代香烟世之不認出母者可悟矣

孝虎祠

明末崇禎年間川北達縣一人姓趙名城羽年已七十單生一

子打柴營生一日入山被虎所餐趙老倚門而望直到黃昏不

見歸來有同伴李二狗忽來家報信趙老聞之昏絕於地半晌

方醒不禁放聲大哭

趙城羽聞信音昏倒地上 這一陣氣殺我又纔還陽

想從前苦楚情實在難講 夫妻們年半百無有兒郎

每日裏沒奈何左思右想 方去在梓潼廟許願燒香

幸蒙得活菩薩洪恩下降	未一載生姣兒懽喜異常
我見得有了兒寬心大放	我的妻見有兒也慰愁腸
恰將他撫養在五歲以上	不幸得我的妻夢入黃梁
這也是兒命乖纔把母喪	拋下我父兒們好不淒涼
兒長到十餘歲頗知孝養	一提起他的母淚濕衣裳
兒成立父已衰不能健旺	全靠兒打柴賣侍奉茶湯
只說是孝順兒必能終養	萬不料今日裡虎口而亡
哭一聲痛心兒淚如雨降	哭一聲小孩兒碎裂肝腸
枉自我當初裡辛勤撫養	豈知我到今日這樣下場
罵一聲狼心虎天殺孽障	平白地吃我兒肆意猖狂

兒並非吃你的心肝五臟	枉自你為一個獸中之王
哭一聲老天爺你在頭上	怎不使我的兒逃脫無常
兒今死你教我何處挨傍	到不如隨兒去共入黃梁
呀你在那鬼門關等上一等	等著我為父的一路同行

趙老哭到傷心處便欲撞死牆壁李二狗竭力勸住那晚他哭了半夜睡不成夢猛想本縣太爺稱為劉青天他乃一縣之主上與皇王報效下與黎民伸冤想我年已七十單生一子望他生養死葬今乃被虎所餐豈不是一件冤枉於是等到黎明一直赴縣走上二門只見三班六房冷冷淨淨他走至堂鼓架邊拏拐杖將堂鼓擊了幾下太爺立刻升堂眾役將他扭跪堂下

太翁喝問道有何急事敢擊本縣堂鼓速速訴來

趙城羽跪大堂珠淚滾滾 尊一聲大老爺細聽分明

念小人名城羽本是趙姓 自幼兒勤耕種本分守平

你能够本分為人 就是我的好百姓 我的妻張氏文先父聘定

接過門有幾載未見兒童 兒女是請不上門的

夫妻們莫奈何主意打盡 纔去在梓潼廟禱告神靈

你求神到底 應了未應 多蒙得那菩薩威靈顯應

未一年果得下一個小童 得了兒子是你誠心所感也就罷了

那知道命運乖遭家不幸 我的妻得一病頓喪幽冥

你妻喪命理應再娶 也好撫養年輕之子 那時節雖有兒年輕骨嫩

想再娶怎奈我錢無一文 無錢娶妻誰與你撫養兒子呢

老百姓撫孤兒勤儉苦掙 為兒為女人人皆然何況于你

身長到十餘歲頗知孝敬 好衣服好飲食便奉我身

能知孝順便是箇好兒子 家淡泊無銀錢度活性命

每日裡在深山打柴為生 只要不做賊挑葱賣菜都是買賣何況打柴

昨日裡去打柴被虎傷命 老百姓倚門望未見回程

他示回家你怎知被虎所傷呢 有同伴李二狗他來報信

一聽得不由我駭吊魂靈 又何必這樣着急呢

醒轉來對蒼天哭了一陣 年七十絕了後身靠何丁

你難道親族鄰近都莫有嗎 雖說是有親族又有鄰近

家淡泊無銀錢誰人奉承人情冷落世態炎涼本來可嘆

貧窮漢居鬧市無人來問富貴家在深山也有敬迎

無人顧盼你又久聞得大老爺為官清正

如何是好呢今日裡特地來乞把冤明
他是猛獸怎樣與你伸冤

望太爺出緝牌命差拏定拏到案求太爺按律施刑

那猛虎不在王法之內漫道說那猛虎管他不定

這黃土也要管三尺深重枉自若大年紀你橫

自古道有橫官無橫百姓望太爺發慈悲格外施恩

老匹夫你與大老爺不與我伸冤削恨

我滾罷不准便撞死法堂上以赴幽冥
呢呀你們看倒做甚麼還不將他挪住嗎

趙城羽我且問你那猛虎吃了你的兒子難道要我償命不成

趙老道太爺大恩若將猛虎拏定恩出太爺官見他年紀衰大

不忍罵他便問兩傍差役誰敢去拏有捕頭李能酒醉恍惚跪

下答曰小人能之即寫票付與李能趙老方纔叩謝而去李能

回家酒醒懊悔及次早將票回稟官怒不許李能請與獵戶回

往捕之半月毫無影響連挨三比痛苦難堪他妻秦氏頗有聰

明說道夫君莫非在衙門害人多了故出此異案謹報於你夫

不若齋戒沐浴來日去城隍廟明過求神或者能結局此案李

能應允次日即備香燭去求城隍哭訴一番

有李能跪神前痛苦哀告尊一聲城隍爺細聽根苗

自幼兒跟衙門造惡不少
或紅案或黑案拿票去叫
我只想衙門人乃是正道
半月前出一案古今稀少
帶徒弟數十人滿山去找
無奈何上大堂將票去繳
便罵道捉猛獸為甚違拘
因此上我纔來神前祝告
莫非我在衙門害人多了
自思想害的人真個不少

當快頭管全班甚是英豪
下了鄉定勒索銀子幾包
誰知道喪良心天也不饒
虎傷人也差票焉敢辭勞
連數日找不到心中搖搖
大老爺一聽得怒上眉梢
連三比可憐我肉打成糟
拏不着那猛獸怎樣開交
出此案來譴責善惡昭昭
從今後願悔過不敢奸刁

衙門的冤枉錢概不要了

存好心行好事報答神曹

李能哭訴已畢城隍神察他出自真心又察趙老之子前世與
虎有冤故被所食今見趙老無人奉養又憫李能悔過誠心即
命神將將虎驅至廟門外李能出廟驟見大驚心想必是神譴
來的待我試他一試遂問道吃趙老之子是你否那虎點頭又
問道爾今是來認罪否虎亦點頭李能遂將鐵鍊與他套在頭
上帶上公堂太爺喝問道爾是咬趙氏之虎不是虎點頭官說
道既是你咬的殺人者填命你知道麼那虎如會意一般只是
叩頭流涕那太爺心甚異之遂言道他只一子今被你咬死何
人奉養你於今能早晚侍奉甘旨我便饒你虎亦點頭太爺道

也罷限你三日之內如何奉養各自滾罷那虎果叩頭三下而去趙老未免有怨恨之言官卽賞錢五千文與他道那虎已應允了他若不來本縣供養你就是趙老叩頭回家次早忽見一隻死鹿在地上猛虎睡在一旁移時掃尾而去心甚異之托鄰人將鹿場上發賣買些酒肉柴米而回以後常啣獐鹿兕鹿不絕趙老撫摩其背亦承順不動或宿守牀下經宿始去未上數年積錢數百串趙老活至八十六歲而終設奠之日虎來臨弔向靈前以頭觸而號泣淚如噴珠哭畢奮身撞堦而死親族鄰右觀之皆爲感泣墮珠報於知縣申奏 朝廷命知縣脩孝虎祠以旌獎之川北人至今常稱之不衰好揚人善者故錄之

以爲世之棄親而不知孝養者勸

勸孝戒淫

四川彭縣有一人名趙道父親已故家道甚貧母親李氏守節撫孤把趙道撫養八歲送在宅近周老爺家下做了小長年凡遇過年過節有好飲食不敢先吃留倒送回供奉母親每每如此後又幫了三年時端陽佳節趙道見主人滿席的酒肉想其母親一人在家無錢割肉過節甚是不忍光吃點小某將肉不吃拈了一大碗放於主人盥櫃內待夜下方纔送回母親吃的意思及至夜下趙道打開盥櫃一看那裡還有肉竟被貓兒吃了單剩幾塊肉皮子不覺在廚房啼哭連夜飯都不吃周老爺

查知因問道你在哭些甚麼實對我說趙道道周老爺請聽放聲大哭道

未曾開言悲聲放

老爺請坐聽端詳

你哭些甚麼

痛哭不為別一樣

說起此事好慘傷

只管說嗎

自從父母把兒養

五歲喪父甚淒涼

這事我曉得

家道貧窮無景說

衣食不足把人幫

這人也不得笑

承蒙看顧恩義廣

實係待我甚賢良

和言大語還望你們高見些

凡吃飲食皆一樣

事事件件都叨光

客望主好主望客好

今逢佳節端陽上

滿棹酒肉甚堂皇

坐在席上心中想

留起不吃奉養娘

端在盤櫃去存放

緊緊關閉來收藏

誰知貓兒那孽障

將肉吃得竟打光

剩些骨頭全不像

怎麼送回奉高堂

看來是我無孝養

留點飲食不得嘗

周老爺道不要哭明早擣兩升米提塊臘肉回去奉母就是趙

道感恩不已回家與母辦熟雙手奉母母曰見你吃趙對曰我

昨日在主人家吃了的於是俟母吃了方纔到周老爺家做活

連幫五年見得母親衰弱未敢遠離要回家做個小買賣侍奉

母親回家推了三年豆腐時逢天乾各場禁止宰殺不料母親

李氏身染疾病臥床不起趙追上前問道母親心中還想甚麼

吃兒呀為娘百味不想只要點肉湯嗑母親請睡待為兒去辦

來走出門外心中一想如今現在禁屠縱然有錢無市如何是

好、左思右想、無可奈何、曾想古人割股奉親、於是沐浴焚香、禱告天地、願割肉奉母、對天哭訴、哭畢、就左膀割肉一塊、鮮血長流、果然人有誠心、神有感應、灶君默佑、卽刻血止、忙到厨下、煮成羹湯、跪地奉母、母吃安康、心中大喜、仍然推豆腐賣、一日路上、檢了一封銀子、用戥子一稱、有一兩六錢重、一人傳十、傳至四鄉、人人都說、趙道檢了銀子、他有個姑爺、名叫王鳳鳴、來在家下、說道、趙道你檢了銀子、你母親年邁、可討一房親、好侍奉你母親、你出外也不放心、道曰、我並未檢銀子、他姑爺說道、管你檢銀子未檢、我與你做媒、後討得劉家之女、甚是賢淑、周老爺知道、也來送禮、劉氏女子來到家中、心下一想、人人說他家

檢了銀子、這家具動用也不像、那一夜、問夫趙道、答曰、檢銀不檢銀、莫亂說、其妻就不敢亂說、陰倒翻鑊、鑊罐都無銀子、一日去毛房解手、只見南瓜腳下一箇土堆、上面有些浮泥、劉氏疑惑、就拏鋤頭挖之、果是一缸銀子、檢回放妥、候丈夫回家、告知趙道、心中一想、就是希奇了、因扯一個謊、說道是我窖的、你何必亂挖、於是只有買香燭、拜謝天地、從此家物富足、其妻劉氏一胎生二子、長至六歲、送至學堂、先生不知誰是兄、誰是弟、因問曰、趙大哥、你這兩位少君、何兄何弟、趙曰、生的時節、未曾打記號、向來未知、先生取名、一個叫正富、一個叫正貴、二子果聰明、應試文字俱佳、同案進學、是年同下科場、弟兄同歇店房、

趙正富一日上街遊玩，偶見樓上有一女子，貌美，那女將言打動。正富是個正人君子，昂然不動，回店。恐弟不知此事，悞入迷途，因叫道：「兄弟，人生在世，最難盡者，莫過於孝；最易犯者，莫過於淫。你，我讀書之人，務要正大光明，品行無虧，方有上進。時纔兄到走馬街，見一女子，甚是無耻，你我一模一樣，恐他錯認了，切記不可遊玩。」正貴說：「小弟知道。」一日，心猿難拴，欲去看女子，到走馬街，果然見一女子，當真無耻。那女子見是正富來了，勾引上樓，苟合。女子被父母知道，一陣棍棒，羞愧難當，自縊身亡。正貴回在店房，場期已近，二人畢場，回店候榜。及至發榜，正富得中解元，正貴落榜無名，同歸家中。父母見正貴未中，辱罵

不堪，心中帶愧，因憂成疾，服藥不效，自知必死，叫得哥哥來，同放聲大哭。

二爹娘生弟兄，一模一樣。

六歲上我弟兄，同入學堂。

凡讀書做文字，明白曉暢。

遇考試我弟兄，泮水生香。

因那日去科舉，做事混障。

走馬街損陰陽，與人成雙。

也是我一時，錯心無主張。

起淫心上樓去，共效鸞凰。

進場去做文字題，不能講。

及發榜無名字，心中慌忙。

回家來憂成病，卧在床上。

怕的是這一回，要見閻王。

高堂上二爹娘，你要孝養。

貪一時假歡娛，悔斷肝腸。

哭畢氣絕，正富未損陰德，得會進士，後官居尚書之職。子孫書

香不絕從此案看來百行孝為先萬惡淫為首人可不勉哉

和丸報母

金陵城有一個孝子姓王名德昌他母徐氏極有才學那徐氏自到王家來孝翁姑敬丈夫極其賢淑但自幼生來身體卑弱又常多病不上一年身懷六甲方纔四五個月就小產了後又懷妊亦常患病未滿十月遂生產一男即德昌也德昌方包裹上床時忽然得血崩症而暈醫藥罔效一時氣絕既絕片時復活轉睜目視德昌而哭曰

見嬌兒不由娘珠淚難忍

娘為兒今日裡就把命傾

自從那為娘的身中有孕

幾個月睡不安坐也不甯

到今日娘痛得人事不醒

陰陽界鬼門關去走一巡

生下來兒的身一尺五寸

霎時間娘奔死兒就奔生

只要兒得生全無災無病

我雖然到冥府死也甘心

娘不能撫大你是兒命薄

娘不能在陽世看你成人

叫夫君把我言一一記定

等我兒長大了說與他聽

那徐氏活轉來說了這段話忽又血崩人事不醒不上一刻氣絕而死他丈夫買了一副棺木將徐氏安葬歸家想起說的話只要兒得生他死也甘心就不勝傷慘心如刀割一般又想起妻子為生此子就把命都丟了只留得一點根苗不可大意即忙請個乳母來在家中撫養愛之猶如珍寶那德昌也該當是

無娘的兒無災無難易長成人及長到十四五歲知道事了他父親想起徐氏臨終時說的一段話詳細備說與德昌聽那德昌方曉得母死的根由心裡不勝悲痛因號聲大哭曰

王德昌聞父言心內淒慘

想起我生身母心如刀穿

我長了十餘歲如夢醒轉

今日裡方知道母死根原

我只說爲他端母把病染

我只說大數到母喪黃泉

卻原來母亡故爲見生產

他將我生下地就把命捐

母說道兒得生香烟不絕

他縱然在冥府死也心甘

我聽說這句話如刀割胆

不由我這一陣珠淚漣漣

爲甚麼別人母老猶康健

爲甚麼別人母屢享高年

只有我王德昌實在命賤

生下地方一刻母就歸天

常言道產後死魂無收管

在陰曹受苦楚都是孤單

你叫我寸心內如何安然

你叫我劬勞恩怎得報焉

德昌哭了數日也想報母恩無由報答那一日偶然看藥書見說益母丸大有功效能救婦女難產就不惜銀錢多製益母丸施濟眾人鄉中凡有產婦將臨月者都來他家取益母丸並不要一文錢數年之後救活產婦性命無數每聞人生產必爲流涕曰我母當日爲生我就把命丟了忽一夜夢一婦人呼他名而告曰

德昌兒休得要睡迷不醒

聽爲娘把這話細對你明

我非是含冤婦孤魂入境
就是那生養你徐氏母親
你方生娘就得血崩病症
一霎時心慌亂命喪幽冥
娘因爲產後死生不潔淨
在陰司十數載未得投生
因我兒有孝心把娘憐憫
因我兒施側隱和丸濟人
數年來救活人多少性命
陰功大娘故爾今得超生
上皇爺他說我兒有德行
上皇爺憐念你孝心肫誠
使你妻臨盆時百遂百順
又使你生貴子光顯門庭
他母親來托夢說德昌陰功浩大如今他得托生去了後來德
昌生一子果能成名你看這德昌因母死於產難他就和丸救
濟世間產婦他母在陰司已得超生世上有母早亡故者亦當

學德昌爲人方能報得母親鞠勞矣

孝逆現報

乾隆元年簡州陳剛推車爲業妻張氏生二子長名陳宗美娶
妻李氏娘家淡泊自幼小媳過來培費極少二子名陳宗華娶
妻鄧氏娘家富足培奩甚豐一到家來好吃懶做刁夫不和將
公公憂死兄弟分家輪流供母一家一年誰知宗華三年不接
不料宗美合家染病家業不順其母病先愈見一家病重錢米
俱無只得往宗華家去將至路頭看見宗華之門忽然關閉老
母走至宗華門首喊門不應只得訴其苦情鄧氏將口袋謊去
便閉門說道哥哥分家時有口袋未分這口袋該我老母在門

外等候多時不見應聲只得走至後門一喊不覺出來惡犬兩隻將老母左足一口咬穿四牙鮮血長流其母痛哭不已

罵一聲陳宗華不孝畜生 曾不記為娘的腹中有孕

至三月或四月頭目皆昏 五六月為娘的手足沒勁

七八月坐不安睡也不甯 九十月心驚怕生死未定

十月滿我姣兒方要臨盆 未生你兩三天痛死幾陣

你的父在一旁魂不沾身 香火前許愿心神祖默應

威靈顯我姣兒方得降生 生下來赤剝剝一尺五寸

沒衣穿割棕皮包定兒身 或一天沒得米就打斷頓

借勺米煮點飯拏與兒吞 我只說撫大你把娘孝敬

誰知你聽妻言要把家分 分了家你弟兄輪流恭敬

為甚麼兩三年不接老身 你哥哥這幾年家運不順

一家人只病得九死一生 無奈何到你家要米救命

誰知道兩口子沒得良心 關倒門假粧聾全不答應

將口袋哄了去好不傷心 不發米為娘的都不怨恨

為甚麼放狗來咬我腳筋 可憐我七十多站立不穩

這一陣痛得我鮮血衝心 哭一聲老天爺也不答應

到不如撞死了去見閻君

哭畢向石一撞暈死在地宗華有二雇工名白二周三在石橋賣米歸來見後門外睡一叫化婆已死報到宗華宗華開門見

是老母遂說道死了也好，叫白二用樓梯上置木板，將母捆好，抬至哥哥家去。將到半途，忽聽老母啜一聲兒呀，你把我捆倒則甚。白二說：我不是你兒，我是他家請的長年。老母曰：可憐我今日粒米未沾，這又如何下台。白二說：我今日支錢三百，養母帶回未過方，來與他趕場，此錢贈你老人家。其母曰：有勞白二哥，俟兒有錢相還，感恩不淺。將歸，宗美見母被狗咬得很大哭起來。

見母親不由我大放悲聲，母親在何處狗咬得鮮血淋漓，是你二弟家連口袋都拏去了。

我教娘不要去，娘不肯信。

到於今我一見駭吊魂靈。

臆子上還有那狗牙齒印。

痛心娘你到底疼也不疼。

轉面來祝告那虛空神聖。

佑我母只傷痕，即刻安甯。

罵一聲我二弟其心何忍。

全不念撫育你鞠勞恩情。

是外人況且你都有憐憫。

何況娘他是你親生母親。

為甚麼要點米全然不肯。

到不如你雇工反贈錢文。

怕的是老天爺加你報應。

一炸雷打得你尸首不存。

李氏勸道：夫君弟兄手足，何必咒他弟媳不孝婆婆。我們不過苦點，好生把婆婆調治奉養，就是明日鄰近周大娘家接會來，請陳二嫂陪會，李氏請婆婆去，婆不肯去，李氏只得赴會。見有雞肉不吃，拈放一邊。周大娘問李氏云：與婆包回。周大娘見他。

有孝心，另包雞腿一個。李氏用紙包好，袱子攜回。誰知袱子一散，雞肉落在尿坑內。李氏急忙撿起，清水洗過，心中憂悶。此雞肉奉養婆婆，惟恐不潔，不奉婆婆，其心不安，只得言明。婆婆說道：媳婦兒爲婆人，想此肉無故殺生，是有大罪。媳言恐穢食奉親，婆婆道：這也無嫌，只敢烹來，遂奉婆婆食。李氏心常恐懼。一日雷聲大作，李氏心想：此雷聲震極，恐我不孝，雷必打我。但婆在家中，恐驚駭婆婆，不如速走里許。至梨樹下，被雨，心中敬畏。忽一雷將梨樹提開，樹下一缸白銀。李氏歸家，稟告婆婆。同夫運有三千六百之多。宗美由此而富，宗華家運忽敗，漸漸凋零。那鄧氏一日至李氏之家，問及撿錢來由，遂把婆婆強接至家，亦等戒可也。

脚刀救母

明朝嘉靖年，雲南昆明縣趙五，殺牛爲業，爲人凶橫強暴，無所不爲。父兄屢勸不聽。及父母死後，肆行無忌。趙五年三十餘，一日入市買一子母黃牛，心想殺母留子。次日將母牛綁定，恨刀未利，又去磨刀。正磨之間，忽聞門外人喊。趙五將刀放下，出外

一時轉身則刀已不見問諸家人答曰不知旁人指之曰時纔牛兒在此想必啣去藏之老五道豈有此理便四處我尋於石縫中得之趙五以為奇復放哥家石上暗藏觀視果見牛兒啣刀藏於原處趙五暗暗稱奇想道此事古今罕有又想他來啣刀藏去是何緣故莫非我要殺這母牛他有救母之意愛啣是了古人說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從此類推信不虛傳於是思想一陣便捶胸頓足啼哭起來

一見此事心淒楚 珠淚滾滾濕衣服 父母生我趙老五
不務正業當牛屠 昨日買牛一子母 要殺母牛留小犢
牛兒將刀暗藏住 此事令人疑狐 左思右想方醒悟

乃知啣刀救母出 畜牲尚知孝順處 難道人而不如畜
千悔萬悔悔無路 千錯萬錯錯當初 自幼出世排行五
橫行霸道跑江湖 殺牛宰馬由我做 還去賭錢鬧拾物
父母說我生厭惡 反將惡言去抵觸 弟兄勸我把眼瞎
摸拳擦掌就動粗 從此弟兄分家務 由我馬兒跑得熟
父母衣食全不顧 弟兄少有會面日 父母憂氣作了古
一個毛錢我未出 父母養兒受盡苦 不知牛養死守服
忤逆之罪法難恕 依律就該遭天誅 一生過惡難盡數
不知後來怎結局 今日若非牛引路 萬劫難把人身復
放下屠刀入山去 不作人間造孽徒

趙五啼哭悔恨當年做事有差，於是將牛解下，辭別家人，牽這子母牛，竟上華山修行。於花亭庵中，且說這庵中有一性空長老，年七十餘，鶴髮童顏，能知過去未來。見趙五入山，不問而知。趙五參拜長老後，誦經極誠，拜時以頭觸地。額上遂成肉包，無事放牛於華山之野。又說母牛，每逢長老講經說法，便率其子伏地靜聽。長老會意，如是三年，母牛死，埋於山左。牛兒每日至坡前，哀號數次，以頭觸土成坡。不數年，長老一日呼趙五曰：「今日下山，有段功案，你可前去與他結緣。」趙五奉命下山，四下觀看，並無別異，只有路旁一乞兒，心中想道：「莫非此耶？」遂帶人庵中，長老命乞兒拜趙五為師，取名毛老道。趙五私問長老：「何以

得知長老說此子前劫姓陰，為人奸計，百出強騙人銀十二兩，死後罰變為牛還債，自變牛於賤主家，每年耕田十分盡力，凡山間糧食，不吃一根，後隨你上山，又能聽經自脩，死後聞君查其有功，復還人身，為空門中人，倘能真心脩煉，再定輪迴。於是至毛家投生時，毛老夫婦年近四十，家極貧，賣豆腐營生，所生此子，三歲喪父，五歲喪母，家貧無靠，落於乞討之中。今日至此，纔命你下山結緣。趙五聽得這段情由，方知是母牛轉生，遂每日命去山下挑水，無事使牧牛，且說這牛兒一見毛老道，如見親人一般，寸步跟隨，離則叫喚不止。毛老道每日下山汲水，牛兒低頭入担底，以脊負之而上。未幾，牛脊長一肉包，如鞍轡平。

穩異常久之牛兒自負桶下山鄉人爭爲取水置於桶中如是數年一日長老身登法座手執拂塵呼牛兒至前乃說偈曰爾等造孽在前生今向畜道了俗緣休道天定能勝人豈知人定可勝天善惡自古由人作報應昭彰有循環若人識破箇中事我把乾坤顛倒顛長老說畢將拂塵一擊說道畜牲還不歸去等待何時只見那牛兒好不作怪聽長老說畢伏地連連叩頭轉向毛老道叩頭起身大叫三聲仰天而死眾弟子大相驚異叩請長老長老說天機不可洩漏二十年後便能得知訝附將牛埋下再牛兒死見閻君命查功過見一孝字高大如斗閻君贊曰善哉善哉卽命青衣童子送往雲南永康州王善家中投

生且說張夫人夢牛觸身驚醒時所生一子脊間有一肉包取名王輔生得丰姿俊秀聰明異常五歲讀書八歲能文十二歲入學十四魁鄉薦十六登進士繼陞四川巡撫路過華山前三日性空長老命衆徒打掃菴院張挂畫軸言三日後有貴人至衆徒唯唯聽命巡撫大人至此望見華山高聳無比詢諸土人方知其名大人俯思良久想道我每於夢中便登華山不知何故今日過此觸動心事不免登山遊覽一會看是何故卽命人停車下轎步行上山長老率衆徒俯伏降階迎入朝參畢大人遍覽廟廊房舍如有所感迴顧長老與衆僧似乎相知於是坐定問長老道老禪師春秋幾何還是幼年出家中年出塵長老

拱手答道貧道虛度光陰一百二十二歲自十二歲出家在此山一百一十年大人辱降敝山三生之緣了矣巡撫奇其言以目視長老飄然有仙骨之像於是離坐請教懇示三生之緣長老請屏去左右朗聲言道大人要問三生之緣端坐請聽

尊大人請靜聽容我細稟 說起這三生事大有來因

好和歹望大人高懸明鏡 母罪我出家人見理不深

本院特來請教好和歹從直說來縱有不是本院決不究你 既大人不見究直言無隱

且將那第一世說與你聞第一世是怎的

第一世言其事不表姓名 論前世本是生前冠中人

進了學棄詩書不思上進 用機謀弄刀筆出入公門

欺貧賤凌孤寡好淫閨闈 逞紳衿騙人錢不給分文

宗族內鄉黨中誰不含恨 一見了猶如那眼中之針

因此上在生前造惡已甚 身死後冥王爺罰不容伸

為甚說到此住口不講恐說出來大人着怒本院先已說過若有醜處從直說出本院最喜聞過

冥王爺發放去畜道投生 這般為人理該變畜牲

第二世投胎在牛腹受孕 是個甚麼牛

生下來方一歲奇異驚人 他是隻黃牛

雖然是一隻牛善通人性 已經變牛又

於是他王大人立起聽講問道他的孝道何以得見 他也知敦孝弟以重人倫

一子母賣與那殺牛屠人 殺牛的名趙五為人不慎

他生平無別業靠此養身

將持刀殺母牛已經摺定

有人喊刀放地轉向柴門

那牛兒一見得心懷不忍

口啣刀藏至在石縫內存

連幾次皆如此兩眼泪滾

因此上方感動殺牛之人

趙牛屠放屠刀改變心性

手牽牛上華山出家脩真

這就奇異既能卸刀救母又能感化惡徒其功不小趙屠牽牛

上華山莫非就是此山日然也但不知這一子母如今還在否大人請聽

在華山三年整牛母喪命

一犢兒每日裡哀告塋塚

那牛母罪孽滿復還人性

發放在貧窮人毛家托身

及長至三五歲父母喪命

趙老道收為徒華山正心

每日裡使山下汲水受困

那牛兒將水桶負背

此事更奇怪想必那牛兒知毛老道是他母親轉世每日下山挑水牛兒替他負水是也不是日然也但這牛背是平直的怎麼架得匾担水桶呢

正是萬善能證果一孝可格天久之背脊長一肉包猶如馬鞍一般每汲水時將頭低下以匾担壓包上負之與人無異事到於今想必那肉包還在大人聽到此處吃了一驚此牛若在焉有今日往下

不幾年功行滿死歸冥境

冥王爺命送去福地投生

為人喪厥良心方墮畜道若非這點孝心其罪伊於胡底請問長老三世因緣何如

第三世雲南府永康州郡

王善長產麒麟就是大人

十二歲入府學十三補廩

十四歲魁鄉中天下揚名

十六歲下會試又獲會進

副御史都巡撫名震帝京

數十年方結圓三世報應

誰參透元機妙禍福之因

尊大人休怪我直言無隱

如不信貴體上肉記猶存

王大人聞長老說出三世因緣驚得汗流夾背毛骨竦然解衣出視背上肉包宛在遂長跪請教長老因說出幾句言語道

這都是你前生餘孽未盡

因此上遭魔障擾攘紅塵

笑塵世痴呆漢昏迷不醒

貪酒色逞才氣誤了一生

自古道四堵牆恰似陷穽

塵世上那一個展翅飛騰

如大人身榮貴官居一品

何莫非在前世苦中磨成

富貴客名利子終是泡影

怎比得出家人快樂長春

勸大人早看破細細思忖

聖經云心即神神即是心

若為人不先將心性養定

恐墮落千萬劫難得人身

這是我出家人出言不遜

願大人細體會三思而行

長老這一席話說得王大人低頭默然半晌不語連聲叫道善哉善哉遂告辭下山一路回京想起長老之言暗暗垂淚便辭官歸家雲遊訪道不知所終華山趙道人化去之日投生張家張公一見道人入室味之忽滅遂生一子那額內有肉包取名張素後登嘉靖癸未科進士從此看來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以牛犢行孝觀之良有以也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趙五回心推之信不虛矣諸君其鑒之

片念格天

道光二十九年重慶府定遠縣鼓匠舖有個歐仕韜妻陳氏家業貧窮所生二子長名世成弟尙乳哺世成後到十餘歲時仕韜亡故陳氏日食難度送世成出外幫人不料世成自父死後不學好人工錢少拏回家陳氏每去要錢常以惡言抵觸回家時打罵兄弟不去討口陳氏無奈日夜紡績自顧穿吃及二十七歲世成幫隔房叔爺至臘月二十三陳氏偶得一病不能盤食看看又要過年只得至叔爺家收討工錢時世成在外做活路陳氏上前叫道兒呀你久未回家爲娘這幾日得下一病不能盤食兼之又要過年了拏些錢回好去買米世成聽說惡言

答道今日也要錢明日也要錢未必光拏養你自己又懶做光要吃現成那有許多陳氏見兒不肯又到叔爺家說叔爺不忍搗穀一斗卽背起將要出門世成回家一見就罵道我今也有三十歲了光養你一婆子死不死活不活這個禍害何日得脫陳氏聽得雙目弔淚一路哭回家來次子一見叫道媽呀再不回來餓死人了你看陳氏不聽此言還罷聽得此言好似箭穿心中淚如雨下叫道兒呀你那能知道

一見嬌兒把娘呼 不由這陣痛心腹 那知爲娘今日苦
受盡萬難方得穀 因你哥哥不孝母 細聽爲娘表當初
自從得他娘辛苦 受了幾多冤與屈 家道貧寒無田土

你父做活把口敷 弄得來時有飯煮 無錢餓得眼睛綠
 穿吃先把他來顧 三年乳哺受勞碌 苦苦盤他無別故
 望其長大興家屋 到底有個下台路 不枉心苦把兒育
 足足養到年十五 纔送幫人求衣祿 幸得掙錢來幫補
 娘方受些淡泊福 不料你父一病故 奴才他就反了目
 工錢拏去嫖娼婦 不管為娘有也無 近到如今遠在苦
 有兒反來受孤獨兒 見你就將眼睛貼 一口吞了都不足
 一心趕你出門戶 不准與娘共一屋 幾回打死真苦楚
 娘在一旁憂得苦 這些都能把他怒 可恨今日太狠毒
 皆因得病心無主 要錢買米檢藥服 誰知奴才心如虎

反出惡言把娘觸 不是叔爺憐我苦 萬不能得這些穀
 越思越想越傷楚 大罵奴才天理無 不念兄弟受孤苦
 反把為娘一並辱 我今把你忍得住 怕的老天不容恕
 陳氏哭訴傷慘 自不必言且說世成到二十八歲又幫外婆陳
 家時同幫陳家又有個姓陳的名叫陳世耀也在鼓匠舖住母
 親徐氏前在南部縣袁家所生世耀一人父親死隨母下堂在
 陳家世耀成人專好玩耍不尋執業可憐徐氏朝夕在外幫人
 積得穀子六石去年三月世耀暗將母的穀賣了逃至重慶徐
 氏得知無可奈何只得痛哭而已世耀耍了幾月回來又是淨
 人至今年又想下重慶奈無有錢想道不免到母親家去收得

串把錢豈不甚好誰知一去被母親得知因罵道前日將穀子賣了今日又來要錢你這奴才全不念母的苦楚世耀見母親罵當時惡言答道你不拏錢我用昔年就莫養我既養我又無錢用未必叫我去偷徐氏道原是養兒防老如今你不養我罷了還要我來養你世耀說世間養兒的有田地我出世來未受你一塊田地拏那樣來養你怕你吃不成你不拏錢我用後來老了纔收拾你徐氏聽着這句話指着世耀大罵起來

罵聲奴才太無理 說的話兒把我欺 不想為娘命運鄙
一生貧窮兒女希 年近三十方生你 當如珍寶甚愛惜
上無兄長下無弟 只有奴才接後裔 一尺五寸撫養你

費盡千辛與萬力 家無銀錢與田地 自盤穿吃受緊逼
但願成人長身體 全家望你光門第 不料你父把命喪
娘與奴才受孤淒 因此纔到陳家裡 隨娘下堂不分離
你父未曾看虧你 當如親生還過餘 朝夕撫養無別意
百年歸山靠得的 誰知從小養嬌你 不尋正業去頑皮
你父見你不順意 因此不管淡心力 為娘有銀就拏去
不念在家凍與飢 無奈幫人別家裡 得一女錢汗濕衣
方積穀子六石幾 為娘留下製老衣 奴才賣了重慶去
憂得為娘雙脚敲 於今又來使奸計 暗收工錢把我逼
反罵為娘無志氣 傷心不住眼淚滴小奴才 虧你忍心過得意

做事過分把天欺 哭聲天來叫聲地 人生養兒有何益

枉費我十月懷胎長憂慮 枉費我三年乳哺受窄逼

枉費我南部帶到定遠地 枉費我終身受苦難下席

正所謂烏大各自飛 正所謂積穀難防飢

你到是三朝一七死 也免得撫養到此時

你到是回往袁家去 也免我幫人苦勞力

叫為娘怎能容得你 叫為娘怎麼不悲啼

徐氏將世耀罵了一陣，主人前來勸道，罵他也是無益，不如與他找個人家去幫人，於是眾人作合，去幫陳家，恰與歐世成一堆來了，兩個都是不孝好淫的，恰好配成一對，時鄰近有個娼

妓二人久已有心，至五月內有小兒見二人，頭上有旗，近看又不見到，六月初五日，主人叫去搭棚守豆子，二人暗喜，遂將棚搭在娼妓側邊，以便好去通姦，是夜買酒菜，拏些柴米，同去開娼，不料先有人占了，陳世耀說我等到半夜，他總要走，歐世成候了一陣，回心想道：我母親在家，還未曾吃過我的酒菜，與其拏嫖娼，不如拏我母親吃，還盡得點孝心，因對陳世耀說：世耀不依允，歐世成見世耀不允，就自將柴米送回家來，交與母親，仍至棚邊來，二人坐在床邊，忽見一物黑如漆，棚外走了一遍，腥臭難聞，二人心內煩燥，收拾睡了，至夜半，忽下大雨，一雷將歐世成驚醒，用手來摸世耀，竟不在了，歐世成知他被雷抓去。

量自己亦難免正在張皇忽然又一雷來就不知人事了第二日早晨主家命人來喊吃飯只見歐世成在棚外走來走去因上前問道你在走甚世成道我在找小衣那人將棚一看四根柱只有三根那一根打如麻絲抬頭一看小衣在棚上挂起褲當燒一個眼又見陳世耀死在鋪腳那人方明白因說道歐世成你莫遭了雷打世成聽得此言方纔知道駭得一交跌地噤不能言於是眾人齊來一看陳世耀背上刻字頗多不能全認只有不孝犯淫四字明顯歐世成被雷火從臉燒至小腹頭上刻改過二字眾人看了忙請世成母親前來悔過方纔能言眾人細問乃得其情又問緣何不打死你世成說昏迷之時見一

白頭翁言道你與陳世耀同該雷打若非送柴米看母一孝格天早已廢命回陽急往各場顯化以彰報應不然難免雷劈從此看來上天不加罪改過之人一念之孝尚可回天凡今之人可不自反哉

雷打周二

有一周逆子名叫周二妻楊氏龍安府彰明縣居住他弟兄有三人長兄廢命三弟周三喜晚母所生周二待父母素不孝順他已曾把父親憂死幽冥丟下了這晚母弟兄奉養每一人供一月事事認真癸卯年五月內周三喜進茂州挖藥營生又誰知走進去一月有零六月間未曾回家那母親該他供養他妻

子劉氏心想到接母親來家孝養奈貧家中米無半升只得與二嫂嫂商量說道婆婆這六月該我奉養你兄弟未回來無有吃費儘婆婆在二嫂家多坐月餘等你兄弟回來時接婆婆多養幾月楊氏言道就在我家是一樣遂把弟媳言語說與丈夫

聽周二聽得此言罵道

聽此言不由我心下懷忿 罵一聲楊氏妻好不聰明
弟兄們分了家便爲鄰近 供老娘各一月當初恁承
爲甚麼不問我你都應允 若要我多一天萬萬不能
老婆娘耳朵軟一逗肯信 蠢不過楊氏妻這等痴衷
明明的娘老子害我窮困 來說道米吃完心不公平

我那裡有閑飯來養他命

我自己想掙錢煮粥熬羹

後母娘不孝敬有何報應

況且那周三喜是他親生

楊氏妻我吩咐你莫強性

叫老婆各自走送他出門

楊氏素來孝順當時良言勸夫一番道

尊一聲我的夫細聽妻稟

我婆婆年高邁仗兒孝行

三叔叔去茂州今未回郡

他家中無有錢米無半升

前日裡弟媳婦來家說定

勸婆婆在我家數日供奉

俟三叔不多日歸家補勻

接婆婆到他家多坐月零

人生在天地間婆當孝敬

是妻子留婆婆暫坐中宮

那周二聽得此言反將妻子辱罵定不許婆婆在他家坐遂趕

場去了楊氏莫奈何只得對婆婆而哭曰

尊一聲我婆婆細聽端詳

小媳婦爲婆婆哭斷肝腸

自公公去了世輪流供養

一個人供一月奉養老娘

又誰知三兄弟無有力量

每年間挖藥賣磨骨養娘

娘的兒積私方不聽勸講

心中蠢不會想怠慢老娘

兄曉得在外面飄流浪蕩

不孝母反不如烏鴉羔羊

苦只苦宣講人各處勸講

他說道聽甚麼

聖諭王章

望婆婆莫憂氣過去坐向

小媳婦打主意自有下場

婆婆在我也難憂氣今且到弟媳家我暗地送米來婆聽此

言也就歡喜楊氏又攜米五升取鹽蛋十個油鹽兩罐裝在背
篋送婆婆到弟媳家去走到半路想起未鎖門恐強盜進屋婆
婆依依不舍遂分別回家那婆婆年老背起五升米走路又慢
不意周二趕場轉來看見母親就問他母駭得胆戰周二上前
看見背篋中裝得米蛋油鹽便說我家難怪常常失了東西是
這個老婆子偷起來了他母言道是你賢媳婦孝敬我的周二
遂把背篋拖起走他母親拉住周二將母手上咬了一口他母
怕痛放了周二便將背篋納回他母即時氣死在地半時方醒
痛哭一場

想起我周劉氏好苦命運

前夫死悔不該另嫁周門

自過門勤撫養逆子周二
那時節你方纔半月有零
少懷你十個月苦之不盡
無乳吃嚼飯喂費盡苦衷
白日裡揩背上屎尿來侵
到晚來爲娘的未得安甯
不覺得一年多身懷有孕
十月滿又把這三喜降生
可憐我有親生心中想盡
薄待你前娘兒名不好聽
好飲食先拏與逆子吃盡
並未曾薄待你厚待親生
只說是養大你把娘孝敬
誰知你骨頭硬變了性情
幼小時慣壞了少有教訓
你老子說幾句就瞪眼睛
十六歲去幫人銀錢各掙
就把你二雙親憂起病症
掙有錢買穀子做得謹慎
借一石五斗利還不遂心

已亥年天乾旱你父想盡
無飯吃到處借無人應承
與逆子借的穀來救性命
話說盡你不肯好毒的心
莫奈何將押佃主人扣定
你的父憂不過一命歸陰
將你父安埋了銀錢用盡
忤逆子毒心腸要把家分
你到有私放錢實可萬幸
你兄弟無私積此時受貧
將爲娘吃輪供苦處受盡
周三喜進茂州未曾回程
賢媳婦攜米來救娘性命
忤逆子來拖去好不傷情
哭一聲雷神爺何不顯應
叫一聲我的夫來接妻躬
哭了一陣氣極不過跳下瀝塘淹死無人知道又說周二將米
措回纔二里路遠天忽起雲雷聲大作周二聞雷心懼急忙到

家欲要打妻忽一炸雷周二駭得魂不附體向妻說道我聽雷鳴卽與妻子同坐就不見怕雷聲亦不響此乃他妻子有孝心故不驚駭他妻云鍋內米煮好了我去淘米周二說我怕得狠妻說道有空櫃子你去睡在櫃內飯熟時我來喊你他妻去做飯忽然雷響一聲屋內烟氣頓起進屋來看櫃子燒黑了開櫃看夫已打死沒得腦壳卽喊四鄰眾人問你婆婆何在遂將今早送婆到媳家及丈夫在張家池塘拖母背篋歸家罵我說了一番卽到弟媳家去問弟媳言婆未來轉來我尋有一牧童報道張家堰塘淹死一人同去一看見母淹死周二腦壳在母手中眾人無不駭害怕遂將此事遍傳後楊氏將周二喜之子過

繼成立楊氏高壽無疾而終

風亭趕子

宋朝時有一人名叫張寄保山東歷城縣人氏他生身父親名叫薛從真母親叫周桂英這桂英乃是薛從真次房妻子他前妻王氏不賢因薛從真上京應試一去不歸王氏就強逼桂英改嫁桂英不從半年之間生下一子更名存弟怕的王氏架害將此子丟在舟梁礮下付有素絲一支金釵一枝血書一封正當宋眞宗大放花燈之時有一張文秀是個推豆腐營生的人同他妻子鄧氏前去觀燈回家路過此礮聽見小兒啼哭之聲近前一看但見此子眉清目秀夫妻商議說道我夫妻年及花

甲無子不如將此子抱回家中撫養日後長大成人二老也有個倚靠文秀夫妻遂將此子抱回家中撫養更名寄保撫到十一歲之時將寄保送入學堂讀書寄保為人性傲常與窗友肆鬧那窗友罵他是野雜種說他不是張豆腐生的寄保聽說回家向二老問他要生身父母鄧氏見寄保問得奇怪就將他打了幾下寄保就逃出在外走至清風亭前恰遇著他生身母親周桂英上京找尋丈夫來至亭前歇憩打坐文秀隨着寄保趕來寄保扯住周桂英衣服求救桂英見寄保面貌好似丈夫薛從真一般便向張文秀問道此子乃公公何人文秀答道娘子若要問請聽

張文秀坐亭前纔把話講

這一陣趕得我汗濕衣裳

呵呀娘子呀

蠢奴才他並非別人所養

若問他本是我膝下兒郎

都只為平素來為人混賬

說的話少道理沒了天良

他母親打了他將纜釋放

這奴才便使氣出外躲藏

哎呀我老兒失了教訓娘子取笑

說出來外人知實在不像

反罵我張文秀沒有主張

桂英說此乃是老公少君呀

問年紀愚老兒並不說謊

到今年七十三行動康強

動問那媽媽又有多大年紀呢

若問到老媽兒他的生長

他年紀與文秀兩下相當

請問令少君多少歲數呢

這蠢子年非小做事蕩蕩

十一歲他還在不認爹娘老公此言差矣男子八入花甲精枯女子七七天河木乾那還

有生子的道理呢

文秀說娘子要問請聽

想那年行至在舟梁礮上 忽聽得嬰兒聲哭得慘傷

抱回家夫妻們心中思想 到後來臨老時有個風光

一年小兩年大天良未喪 改名叫張寄保送入學堂

在學堂又不知何人懵懂 說寄保是外人他不姓張

因此上小奴才越發性暴 不喊爹不叫娘變了心腸

逃至在清風亭所為那樣 來來來隨著父一路還鄉

却說周桂英聽得張文秀細說一番不覺淚流滿面文秀問道

娘子緣何悲啼不止桂英答道老公呀其中有番苦情你聽

時纔間聽老公細說一遍 不由我周氏女淚如湧泉

你的兒張寄保是我生產 生下來叫存弟更名在先

文秀說既是娘子的兒子為何又丟在舟梁礮下呢 都只為皇王爺開科取選

我夫君到北京未見回還 俟半年生一子未曾見面

猶恐怕王氏姐架書兒男 左思想右思想無有主見

將此子送至在舟梁礮邊你生產後恐怕王氏姐姐架書兒男故爾送至舟梁礮下我且

問你臨行之時又有甚麼為憑呢 分手時又不知何人所檢

身旁邊藏的是血書釵鈿 見嬌兒不由娘哭破雙眼

誰知道今日裡又得團圓聞聽娘子之言一字不差動問娘子這奴才還是你仍然要也

不要呢

引回去却原來美事一件

眼目下你教奴怎麼開言娘子既要引回家中這也是個無妨的

蒙老公一句話開了恩點兒母們一同跪下在面前

從今後將寄保退還不管歸家去你二老還要耐煩

却說張寄保聽他母親周桂英說了一遍就要跟住他母親一路回去文秀留他不住無可奈何只得將血書退還做個全美人情周桂英說寄保這是你養身的父母恩大如天日後有了好處切不可忘却恩點寄保說若忘了二老恩點天神誅之文秀聽他盟罷誓愿又送盤纏錢二百於是作別而去從此寄保母子去到京師地得過一戶部大堂名陳耀他見寄保人才出

眾異日必是國家棟梁將他收為義子送去讀書日後朝開大比寄保中了首名狀元奉旨祭祖寄保來在中途想起母子當年清風亭重會今得榮耀不免往亭內賞孤以報母親養育之恩便將周濟牌懸挂清風亭只見那叫化的紛紛而來却說張文秀自寄保走後年老力衰豆腐也無本錢推了日食難度落在吃討之中聽得狀元在清風亭賞孤夫妻二人手執鴛鴦棍前來乞討周濟走進亭內見得狀元正是張寄保孩兒想要上前相認又不敢開言他夫妻就在寄保面前走來走去誰知寄保竟做了忘恩負義之徒他一見文秀二老心中暗想只說這兩個老狗死了偏他還在人世遂吩咐賞錢二百將夫婦逐

新園宣詩集卷之三
出亭去文秀夫婦氣逼不過跑進亭中站在寄保面前辱罵起
來

張文秀姑亭前惡氣難忍 罵一聲張寄保天殺畜身
小奴才做的事心腸太狠 全不念我二老從前之恩
想當初觀燈過舟梁礮上 忽聽得橋脚下嬰兒哭音
近前看是奴才那下睡定 身旁的放得有血書釵金
父那時急忙忙把你母問 我二老抱回家如當寶珍
半月內兒身子一尺五寸 無奶喂晝夜哭不得安穩
沒奈何抱你在隔壁鄰近 討奶吃不顧羞婆婆相親
兒長大吃得飯父工更緊 雞纔叫就要推豆子幾盆

讀得書又望兒朝夕發憤 你的母苦紡花去開學金
一見兒讀詩書有個長進 暗地裡我二老歡喜在心
誰知道十一歲人事稍醒 聽人言問我要生身雙親
你的母氣不過打你幾棍 你逃走父趕在清風亭濱
恰遇你生身母路過此境 問來由我說出一段原因
你的母一聽得珠淚滾滾 兒那時要與娘一路同逃
我見你母子們傷心情景 退血書你的母引兒回門
因此上你母子同把京進 臨行時送盤纏二百錢文
自我兒走過後時運不正 無本錢推豆腐難以養身
我無奈去生意乞食四境 爲娘的爲哭兒瞎了眼神

那一日忽聽得狀元回郡 清風亭還心愿賑孤濟貧

我二老手扶着鴛鴦棍棒 遠見得新狀元是我兒身

一見兒不由我心中喜甚 到於今我二老出了火門

呵呀小奴才呀 萬不想今日裡把我不認

二百錢賞與我逐出不問 呵小奴才我待你何等情分

得了官你反做負義之人 這一陣激得我咽喉哽哽

這一陣哭得我珠淚淋漓 好一比慈鷄母抱鴨兒引

鴨長大變了情不認鷄身 我二老雖不敵生身情分

也只少十個月懷你辛勤 小奴才讀詩書性非愚蠢

為甚麼點狀元背義忘恩 清風亭發咒時有天作證

怕只怕我容你天不容忍 我已老這奴才兩不相認

我夫妻還在世不如命殞 哭不完氣不過橋頭喪命

我二老到陰曹哭訴閻君

張文秀夫婦哭了一陣撞死清風亭前眾乞丐無不悲哀慟哭

不覺驚動了太白金星太白金星呈奏 玉帝 帝惱怒急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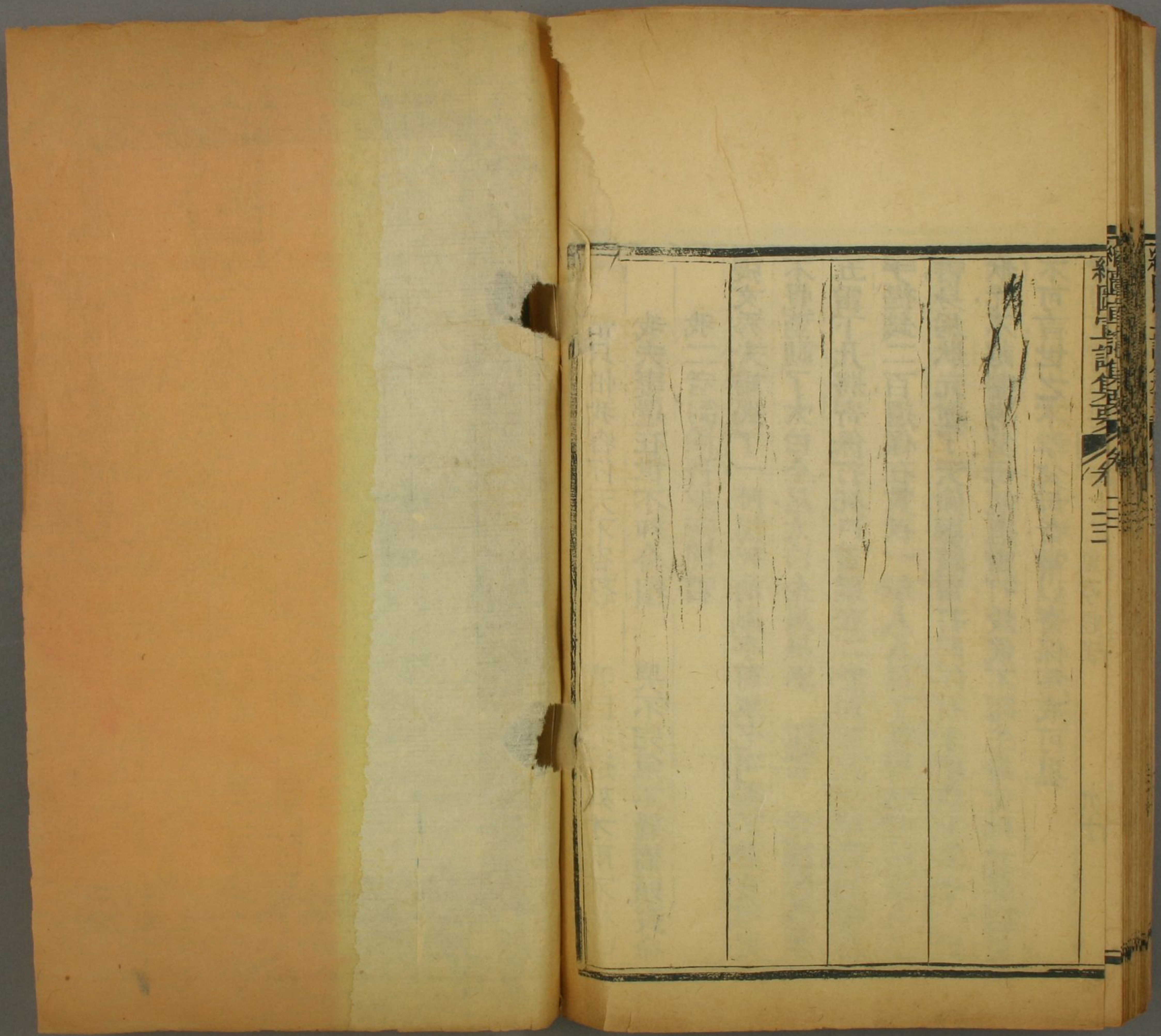
五雷下凡將寄保打死尸首跪在二老面前左手擎著血書右

手提錢二百還像在賞孤一般人見了都罵他枉讀聖人之

書身為狀元逆了天倫應該雷打的你看看宋朝時堂堂乎一個

狀元不認養身父母便遭雷打設使不認生身父母其罪惡更

不可言世之不孝父母者當以寄保為戒可也



續圖上諸集卷之三

